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5/PV.15  
11 October 1990

CHINESE

## 大会

### 第四十五届会议

第十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0年10月1日星期一，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马尔科先生 (马耳他)

嗣后：汤森先生 (副主席) (斐济)

--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吉列尔莫·恩达拉·加利马尼先生讲话

-- 乌干达共和国总统尤为里·卡古塔·穆塞韦尼先生讲话

-- 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阿尔弗雷多·费利克斯·克里斯蒂安尼—布尔卡特先生讲话

-- 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先生讲话

-- 继续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人士发了言：

卡塔纳先生 (扎伊尔)

巴科先生 (尼日尔)

哈利发先生 (巴林)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下午3点20分开会。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吉列尔莫·恩达拉·加利马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首先将听取巴拿马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巴拿马总统吉列尔莫·恩达拉·加利马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巴拿马共和国总统吉列尔莫·恩达拉·加利马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恩达拉·加利马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说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吉多·德马尔科先生当选为大会主席。我还要承认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和平和本组织的振兴所做的努力。请允许我表达我们对于纳米比亚和列支敦士登今年被接纳为本组织会员国表示非常满意。

22年来,巴拿马人民第一次在这个世界组织中有了它合法和真正的代表。

自1968年人民新推选出来的领袖成为一场残酷的军事政变的受害者那时起,直到去年末,武装力量和持续不断的使用武力的威胁控制了巴拿马人民并篡夺我的国家的政权。在那些年里,正义、道德、共同好处、发展和民主概念只包含篡权夺者强加的意义。它们并没有具备反映在人民的良知和民族的价值中的真正含义。

去年5月7日,巴拿马公民一起有秩序地走向投票站,表现出一种楷模性的公众精神。当时,这个军事独裁者已经衰弱不堪,其权威遭到否定。因此,他要求举行选举,试图通过在公众选举前以及选举过程中耍花样和胁迫来抓往他的权力。当时,人民以压倒多数之势表达了反对独裁政权和赞同民主、自由和希望的意愿。

在这个讲坛上,我以所有巴拿马人的名义感谢所有友好人民、所有政府、所有国际组织和所有那些具有诚意的人民,感谢他们当时在我们的国家证明了5月份选举的结果并用他们的道义权威加强了我们的斗争精神。

但是当骗局、压迫和赤裸裸的作弊并不能改变选举过程中所清楚表明要求变革的愿望时,暴君转而开始了一场闹剧。政府采取颜言无耻的行动宣布选举无效。政府告诉人民它自己要求进行、自己组织和监督的选举是无效的。他们提笔一画,

通过了一条没有任何法律或道德基础的法令，他们这样做侮辱了巴拿马人的最高道德和公民价值。

剩下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更多的迫害和更多的流放、谋杀、骚扰和侵犯人权。巴拿马人民发现自己是孤立无援的时候是多么悲哀。国际社会没有认识到我们的战斗对我们的重要意义，国际社会也没有认识到全面看来这是其他人民的一个悲惨的例子。

国际外交给予我们这样一个选择：要么接受非法政府为保住其权力地位而强加给我们的条件，要么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和带有武器的军队之间打一场内战而带来的大屠杀。只有少数几个友好国家真正理解我们人民全部的苦难和合法愿望并对我们表示了支持。

当武力和傲慢让位于狂妄时，最后结果则不可逆转。我们拥有几个月前压倒多数的公众授权给我们的宪法、法律和道德权利，我们在最为混乱的情况下掌握了权力。我们没有基本的机制来支持一个民主政府。没有能保证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公共秩序的结构。我们没有法律机构，因为法律机构的有秩序的重新组织受到了阻挡。

最高法院群龙无首。政府财政部实际上被掠夺一空，因为公共基金一直由军队指挥部控制和直接挥霍。公共雇员的工资得不到全部和及时支付。

在过去三年中，对公债的支付被完全忽视，因而各种信用贷款的来源消失。过去几年中的政治动荡以及由于美国政府于1988年对巴拿马政府实行的经济制裁，在我国国民经济中造成突然的萧条，致使国民生产总值仅在这一年内就下降大约16%。公共收入减少一半。失业率上升到我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18%。

失业成为我们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收入的下降或失去，造成人口的基本需求仍然普遍得不到满足。我们45%的人民被认为是贫穷者；绝大多数儿童生活于贫穷的家庭之中。贫穷与失业给15至24岁的年青妇女带来最严重的影响。

住房极其缺乏的情况反映在日益缺少住宿和愈来愈无法生存的拥挤的条件之中。无法提供资金为穷人建造住房的困难，致使棚户区增加。

尤其在近年来缺少卫生和教育投资的情况，造成对穷人的服务设施的恶化。营养不良、缺少饮用水和教育不良，是我们从独裁统治和最近几年来的困难中所继承下来的问题。

我必须遗憾地指出，社会问题主要影响到儿童、青年人、妇女、当地居民和老年人。

今天，我要以我国人民的名义讲话。我想向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转达经历苦难但仍抱着希望的巴拿马人民的心声；一位为在贫困中求生存而从早到晚在炎炎烈日下或在热带暴雨中耕作的农民的心声；一位正寻找仍未找到的体面工作并习惯于辛勤工作的工人的心声；一位在夜晚把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带入梦乡的母亲的心声；一个卖报儿童、擦皮鞋的儿童、或站在街角出售各种东西以为其家庭带回一块面包的儿童——他失去童年和受教育的机会，被迫提早进入成年——的心声；一位无医无药而本来无须生病的病者的心声；一位上无片瓦、下无寝席、夜无归宿的穷者的心声。

这些是我想在容纳人类良知的大厅中转达的声音。这是我要举起的旗帜。这是我要向世界各个角落所发出的呼喊：世界上还有痛苦，我们必须结束这种痛苦。

幸运的是，巴拿马国内正拂过使我们产生希望与乐观的清风。我们正在民主的气氛中呼吸自由的空气。我们巴拿马人今天已掌握了自己的未来。民主体制正在运转。民主必须对巴拿马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作出反应。

三个适当确立的政府部门正各自独立运转，并意识到权力集中是一种我们必须以各种手段加以避免的危险。

我们已取消了军队，因为巴拿马人民再也不想要任何军队——更不想承担维持军队的费用。就在几天以前，文官政府当局作出我国历史上空前之举，宣布让参与前军队的142名官员退休。

我们正以这种方式使负责维持公共秩序的各机构非军事化。今天，在巴拿马看不到将军或上校，也看不到中校。

巴拿马具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对人权的全面尊重。监狱只关押一般罪犯。只有按自己自由意志作出选择的巴拿马人才生活在国外。

在经济领域中，我们已经看到各种受压抑的力量正在复兴。人们对内部或外部问题的信心正在增长。在金融部门，存在二年之久的对各种存款单的限制已在几个月前取消，这并没有给该体系的清偿作用带来不利影响。相反，银行储蓄在1990年有所增长。

直接或间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的建筑业，正重新活跃起来，这表现为今年所发的建筑许可证数量的增加。巴拿马的旅游和旅馆房间使用率逐日增加，科隆自由区的商业活动量也大大增加。我们将很快颁布一项新法律，准许在多部门地区建立出口工业。我们有一项促进出口的积极政策。

我们正调整我们的公共资金，进行清理并以负责态度对待我们所继承的巨额外债。我们正执行一个规模不大却有效的公共投资计划，这项计划满足社会的最紧迫需求。

我们要在实现政治民主的同时实现经济民主。全体公民应获得各种机会。

我们信奉经济增长，也信奉人类发展，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失业和贫穷的人们。我们有相当多的失业劳动力--许多男人和女人是户主，受过高等教育，希望找到体面的工作。

我们必须满足住房，保健，营养和教育方面的巨大需求，尤其是为了拥有未来的儿童。我们充分认识到，如果我们要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为所有人谋福利就应优先在人的资本上投资。

我们必须实现能够真正满足人民需要的成功的民主。我知道,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我们在财政和技术合作方面可以指望我们大陆、欧洲和亚洲各发达国家政府的帮助和国际组织的良好意愿。这种帮助与合作在冷战后的世界中获得了新的意义,也正是我们在1990年所庆祝的。我等会再谈这个问题。

至今,我已谈到巴拿马的近期历史和现在的经历,因为它们阐明了我们在国际日程上许多项目所采取的坚定立场,因为我们认为联合国应当成为宣传世界人民理想与愿望的机构。我认为与会各国或多或少会与有着同样的经验。

第一,由于我们亲身遭受痛苦,所以我们通过法律确定的一项原则是:我们决不承认通过军事政变来推翻人民选举产生的合法政权而建立的任何政府,不承认通过选举作弊或阻止进行该国国内法规定的选举而掌握权力的政府。在这方面我们一视同仁,立场坚定。欺骗和拒绝接受自己人民意愿的人绝对不会从我国人民和我国政府得到鼓励或支持。

第二,我们对全世界,特别是美洲大陆各国民民主现状表示关注。我们完全支持一切有利于迅速解决选举问题的措施。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愿意谋求解决海地问题的可行方法,特别是因为巴拿马在最近需要时没有得到同样待遇。

第三,我们支持一切会促进确保国际公约所保证的政治与公民权利和人权的行动。根据《圣何塞公约》,我们保证尊重中美洲法院的权能和裁决,我们确信该法院将成为我们大陆所有人的人权的最高保证机构。我们还信任联合国内负责公民与政治权利机构的工作,巴拿马政府将全力、一成不变地支持它们的工作。

第四,我们将竭尽全力与贩毒及其金融工具作斗争,因为军政府的所作所为使我们国家成为毒品经济的直接受害者之一。我们已经在国内立法中采取措施,通过要求登记所有超过一定金额的银行交易来与搞毒品收入把戏作斗争。我们愿意在这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共同努力。我们是《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签约国,该公约不久将提交给我国立法机构以便进行研究和批准。

第五,我们同意有必要在全世界范围内监督武器生产及为恐怖主义和反民主目的而进行的军火交易。在军政府统治时期我们参与了军火交易,我们现在正拟定措施以阻止非法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我们必须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近在此建议的那样停止这种致命的交易。

第六,我们认为本组织和所有与之相关的机构应当继续为解决人们普遍关心的首要问题努力工作,如个人自由,消除贫困,共同参与的人类发展,在经济发展中考虑人的因素。联合国所采取的行动和真正为自己的人民谋福利的领导人所采取的国家一级的行动将在本世纪所剩时间内引导我们弥补时间上的损失。

我们应当在更建设性的环境中迎接21世纪。在这种环境中,人民少有痛苦和忧虑,更为满意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上帝的帮助所取得的一切。我希望大会不久将宣布关于贫穷问题的10年,一心一意地努力制止世界上贫穷,疾病和文盲的增长,并将它们减少到最低程度。

这一年里全世界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革,这些变革使得联合国作为带着新的职能和任务的组织获得新生,我们是在这样的时刻参加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在冷战结束之际,本组织进入一个的确可以获得和平与国际合作的世界。由于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已不再紧张,联合国现在可以致力于促进社会和平,人类发展和尊重人权。加紧行动以取得积极成果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

在这种冷战后的环境中,现在应当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最后问题之一:大韩民国被排斥在本组织之外。大韩民国愿意作为积极的会员国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不应再将它排斥本组织之外。

它的全面参与将代表着一项重要的承诺,承诺按照《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在朝鲜半岛实行和解的进程。巴拿马充满信心地支持大韩民国尽早加入联合国。

我们还支持执行安理会旨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以消除冷战的最后阴影。

在冷战后的环境里,还有一块阴沉的乌云。我们现在开会正值中东地区发生严重危机之际。一个民族的未来和成千上万无辜人民的生命危在旦夕。

我希望趁这个机会表示我国政府无条件支持安理会为保卫科威特主权和独立所采取的值得称赞的行动。安理会所达到的合作水平、所进行的认真严肃讨论和所作决定的价值,已经使联合国的权威提高到史无前例的水平,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伊拉克对其邻国的残酷入侵提醒我们注意在这个世界上和平是多么脆弱。这一粗暴的侵略行为不仅遭到我们的谴责,而且从所未有地清楚表明了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我们认识到,不管多么小的国家丧失自由也能够危害较大国家的社会和平和繁荣。巴拿马政府忠实地执行了安理会为结束海湾危机而采取的措施。我国政府还坚定地支持在联合国授权下迄今为止所采取的行动,并愿意支持联合国可能授权的任何其他行动。

我想指出,在过去几个月时间里巴拿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将继续这么做。巴拿马人希望巴拿马统治其所有领土——毫无争议地拥有其所有资源,主要为其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为全世界的利益开发其所有的资源。我重申我国政府完全尊重《1977年运河条约》以及我国的国际义务。

我希望巴拿马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我们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巴拿马尊重自己,而且巴拿马政府尊重自己的人民。我们在没有恐惧或任何复杂心态的状况下参与国际关系,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价值充满信心。

我特别高兴地宣布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我国政府委派了一名巴拿马公民作为管理这条大洋间航道的行政长官,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遵守《运河条约》的相应规定表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愿意履行其根据1977年条约规定的所有义务和承诺。我们以乐观的态度看待美国的这一意愿,虽然我们还有许多问题必须同美国讨论。



提到我们这条大洋间航道,我想阐述一下我们对二十一世纪巴拿马运河的概念。这是一条巴拿马人的运河,而且将由巴拿马人来管理,但必须基于所有使用航道者的多边利益。我们将考虑世界的需要,特别是这一半球友好国家的需要。为此,巴拿马政府将定期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政府磋商,以便使巴拿马运河的政策能够照顾各方的利益。

我希望与各国和睦相处。我更希望同那些与我们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巴拿马将享有繁荣和和平,因为巴拿马人民勤劳,而且巴拿马人民与其它人民一样具有民主、正义、和自由的理想,永远寻求真理。

愿上帝永远给所有巴拿马人以智慧,使我们不偏离这条道路。愿上帝给世界各国政府以智慧,以使他们与巴拿马人民及其政府有同样的抱负、理想和希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巴拿马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发言。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恩达拉·加黎马尼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下午四点休会,四点零5分复会。

乌干达共和国总统尤为里·卡古塔·穆塞韦尼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乌干达共和国总统尤为里·卡古塔·穆塞韦尼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的,荣幸地欢迎乌干达共和国总统尤为里·卡古塔·穆塞韦尼先生阁下莅临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发表讲话。

穆塞韦尼总统(以英语发言):1987年,我曾荣幸地在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期间向大会讲话,同时我曾利用机会共诉了本组织会员国有关我们斗争的情况。

这次,可以说,我是戴着两顶帽子来的。今天,我以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的身份,代表其成员国发言,我感到极大的荣幸;同时,我还是我们国家乌干达的总统。

我们非洲以一种高度的历史感进入九十年代。我们清楚地记得，十九世纪我们大陆遭到了空前的分裂和殖民化。尽管存在着我们这些问题——我马上就将这些问题发表看法，在二十世纪末非洲却实现了政治自由。我们激励着自己，并期待在二十一世纪取得巨大的进步，使非洲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大陆。这要求我们正视所有发展不足的问题，毫无疑问全世界、联合国的各会员国都对这一努力负有责任。

今天，我集中谈一下我们大陆经济和政治解放的战略以及国际社会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在这方面，我认为非洲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存在着五个重大的障碍。第一，人力资源发展不足，尤其是科学和技术培训方面发展不足；第二，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巨额和无法忍受的债务负担；第三，非洲对外贸易，尤其是对工业国家的贸易的僵硬和扭曲；第四，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的严峻和反常，尤其在多边金融机构方面；第五，非洲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中的僵硬和腐败。

关于人力资源发展不足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到科学发现、发明和革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经在最近的经济史上得到了充分的承认。很少有人会对蒸汽机、飞机、电话和最近的计算机在促进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所发挥的促进作用提出质疑。使这些发明成为可能的基础设施却没有得到同样的承认。毫无疑问，积极和持久地参与科学和技术工作要求建立一个组织良好和具有足够资金的教育体系。技术是不能得到不能读书和写字的人民的有意义的推动的，也不能向这一人民进行有意义的技术转让。

从根本上来讲，非洲认识到经济生产是由作为农民、加工者、贸易商、工程师和经理等的人民设想、计划和进行的。虽然每个个人在生产进程中所发挥的各个作用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和技术培训，但毫无疑问，生产的提高要求人的知识和技术的提高。比如，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经过培训的机械师来保养拖拉机，推广拖拉机使用的努力就不会取得成功。因此，由于缺乏有技术的人力，昂贵机器就无法得到使用。

同样，工业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使得穷国有必要进行逐步和持久的教育努力，以使居民能够获得对技术加以接受、吸收和提高的能力。在非洲国家和

世界其它国家,这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培训最终将要求立即做出真正支援的承诺。毫无疑问,今天非洲发展的一个根本困难就是极其缺乏支持进行一定教育努力的实际人力物力,而这一教育努力又是非洲大陆跨入发展期所必要的。

欧洲各国经济中出现根本的变化----工业革命----主要是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一场自我保持的经济增长进程,以后的各代有希望实现,并的确实现了更高的生产和消费水平。但是,非洲并没有出现一个真正和本地的中产阶级,没有出现在另一个大陆和另一个世纪所称的工业界巨头。的确,我们注视着作为外国生产商代理的经纪人阶级的出现,这就是我们所称的非洲中产阶级。

如果没有本地的工业家和企业家阶级的出现,任何经济都不能进行自我改变。我们必须从里到外有意地鼓励在非洲出现一种与工业国家中产阶级相等的势力,比如实现西欧和北方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变革的势力,这才能最有效地促进发展事业。

我坚信,如果非洲要获得发展,它必须把目前收入中更大的一部分用于人民的教育。非洲应该争取并欢迎援助教育部门的实质性优惠贷款和赠款。更重要的是,非洲一定不能继续用教育经费来偿还债务,非洲也没有能力这样做。在乌干达,今年政府经常性预算中用于还债的费用是教育经费的两倍多。并且,这比偿还债务的费用将运用我国外汇收入的80%多。无论从任何标准来看,一个过去三十年中的崩溃已为大家所熟知的经济的这样一种负担表明了迄今为帮助世界上穷国达到自我保持的水平而制定的国际安排仍然是很不够的。

我们认为自我保持的增长和发展的目标不应因还债而牺牲。我们呼吁本组织各会员国全力支持债务减免和重新安排债务的倡议,以保证把必要的支援用于非洲人民的教育,使他们能够提高生产力。我从现有的数据中了解到,26个债务沉重的低收入的国家中有24个是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区。我还了解到,1988年这些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达到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35%。很明显,他们无法偿还这一债务。他们至多只

能损害自己的经济来还债，这样他们的还债能力又会逐年地越来越低。很清楚，扭转这一荒唐和危险的局面符合债务国和债权国双方的利益。

考虑到这些问题，我对减免债务倡议表示赞扬。但是我必须指出这些方案迄今减免的实际债务还相当少。例如，直到最近，1989年特别援助方案给撒哈拉以南12国的周转资金存款为五千万美元——占他们偿还债务负担的2%。然而，最近英国财政大臣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做了十分值得欢迎的宣布。显然，要打破债务对非洲经济发展的束缚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现在我来谈谈国际贸易的问题。

对非洲来说，正如对世界一样，自由和公正的贸易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众所周知，我们的国家深受贸易条件恶化和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之害。咖啡和可口可乐的价格下跌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许多非洲国家濒临只有将独立拱手让给外国组织和资助国才能避免混乱的边缘。我们对一贯提高工业国家产品的价格，无一例外地降低我们的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价格的不完善和被扭曲的市场提出抗议，但都被置若罔闻。现在，我们产品的价值已经下跌到几年前价值的几分之一，对我们加工产品的关税壁垒使我们极难打入工业化国家的市场。

显然，对市场经济理论，工业化国家需要做比口惠更多的事情。如果对我们产品的国际市场确实自由而公正，那么新闻界如此广泛推崇的、多边组织大力加强的市场经济主张会更容易地被接受。至今我们遵从市场规律唯一保险的结果是市场不断地让我们的产品贬值，坚持要我们遵从市场规律简直愚钝得不可理解。因此，我们敦促本组织并积极地探查世界市场的行为，减少针对发展中国家产品的限制性和扭曲性做法。完全可以设想，最近在一些证券交易所和商品市场发现的非法做法也许比人们普遍相信的更广泛。

我不希望把非洲所有的问题归罪于国际形势。我确实承认非洲国家也出现了政策的失败。定值过高的兑换率、高额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率和倒利率经常导致许多非洲经济的不稳定和恶化。我们承认这些问题,但同时我们也希望敦促多边组织承认非洲需要长期的结构性变化,而不是片面僵死地强调短期的稳定。最近世界银行的声明表明,它正在调整方向,准备把将来的贷款投向长期发展。我们欢迎这一变化,并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相互补充对方的政策,以便促进非洲经济真正的结构变化。

我希望借此机会澄清和重申我们就政治自由的立场。当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时,非洲回顾过去,发现本世纪大多数非洲国家从殖民主义主人那里重新赢得了政治自由。对于我们许多国家而言,比如纳米比亚、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创伤仍未痊愈。至于在南非,我们一直在为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守夜。

因此,非洲人知道自由的意义。曾有过各种流产的民主进程。这是因为管理民主进程本身对非洲大陆是陌生的。非洲人从前有什么管理民主进程的经验呢?正当欧洲和北美国家---至少一些国家---从封建主义开始走向自由的民主时,非洲则正在遭受奴隶贸易的蹂躏,后来完全失去了主权。由于殖民主义在此后时期非洲的统治和掠夺,能够使民主持久的社会力量在独立时没有出现。在欧洲,自由的民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工业中产阶级和他们之前的独立的小工匠的信仰。三十年前,在殖民主义的日暮途穷时期,非洲的工业中产阶级在哪里呢?尽管存在这些障碍,非洲的民主运动仍在向前。真正的民主运动得到了内在的社会动力的加强。外在的宣传和压力不会给非洲带来民主。

然而在此方面,我们反对认为一些有选择的国家实行的民主模式是唯一合法的民主这种看法。以一种根本不可容忍的专横态度将现成的民主规定为民主的模式并认定是唯一正确的民主的做法十分危险,而且充满了矛盾。我希望敦促世界人民同

意不仅在某个国家的国内、而且在整个世界接受多边主义更有助于民主事业。这样，国际民主将以接受世界各民族多种政治自由的形式出现。如果民主的根本基础是在某个特定的国家容忍不同的观点，这一概念合乎逻辑地推广到国际上就是容忍不同文化对民主自由的不同看法。

我们认为，接受文化的多样性并非与对普遍人类自由的渴望不一致，也不会是暴君对其人民实行专制寻找新词的机制。它只是对不同时间在世界不同地区发挥作用的根本力量的认可。然而，作为民主的实质的原则是不可谈判的。这些原则是对人民负责、定期选举、自由的新闻、普选权和不限制寻求竞选领导职务的人参加政治过程。这些构成民主的根本。然而，形式可以不同，这是合理的。

在本世纪剩下时间里，非洲面临着特别的挑战。这一挑战就是战胜经济欠发达，将非洲人民从政治奴役中解放出来。在我今天对大会的发言中，我也谈到了一些妨碍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障碍。我认为本组织在实现这些目标中可以发挥作用。

因此，请让我借此机会重申我们支持联合国，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帮助非洲实行经济和政治自由的能力和愿望。在此方面，我想回忆1986年6月1日大会特别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1986-1990年非洲经济复兴与发展行动方案。

这次历史性会议目睹到非洲和国际社会之间一个独特的小型联合的形成以加快非洲社会经济复苏和发展。不幸的是，在非洲危机不是减缓而是恶化之时，全球联合未能得以维持。《联合国1986--1990年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执行情况最后审查将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上进行。在这届会议上将就1986年协商一致的命运，它对实现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影响，以及参加这一历史性联合的所有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兑现了载于《联合国1986--1990年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的义务，提出尖锐的问题并进行深入评估。

根据这次最后审查和评价，大会还需要宣布为在纲领后时期支持非洲持续增长和改革进程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因此,必须就执行《联合国纲领》和支持1990年代非洲发展和改革的努力进行最后审查。非洲经济委员会部长会议已经建议为《纲领》执行情况最后审评设立类似于《纲领》中期审评的机制,大会为此目的应建立一个特设全体委员会以评估《纲领》并提出1991年以后非洲持续发展的措施。非洲统一组织赞同这一建议并希望向非洲经委会提供必要的资金以执行审查工作。大会本届会议已被授于为《纲领》最后审查建立机制的任务。我真诚地希望大会将同意非洲向它提出的建议。

最后,第一,我请求国际社会通过本组织作出特别努力,增加对非洲教育的投资。这是为非洲为了实现自立发展目前必须完成的科技革命奠定基础的最可靠途径之一。

第二,我呼吁非洲的债权国,包括多边机构采取真正适合于非洲长期发展和增长的现实态度。

第三,我必须特别呼吁本组织所有会员国重新审查国际贸易行为,以使对所有参与国都自由和公平。现在早已到了扭转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的时候了。

第四,我敦促多边机构采取更为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这种政策承认目前经济知识的局限,并强调长期发展而不仅仅是短期稳定。

第五,我重申非洲统一组织完全接受人民民主的目标。我们的组织将继续鼓励其成员国在每一个非洲国家创造自由和民主的环境。我们认识到在当今的非洲有太多的----在一些情况下是长期的----互相残杀的斗争。利比里亚是最新的一个非常悲惨的例子。这些冲突还经常受到外部利益集团的资助。这种斗争要继续下去的话,我们的大陆就不能繁荣。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在非洲支持和平和避免动荡。一个和平的非洲最终将有利于并促进全球和平事业。

在这方面我必须强调,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加紧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压力,以加快结束这一对人性的侮辱。对南非实行制裁已使种族主义政权感到压力。因此应加紧制裁,以便迫使南非立即放弃种族隔离。南非本身的非洲人已经表示支持把制裁作为一种手段迫使种族主义者放弃种族隔离。因此坚持以下观点是不对的,即认为制裁是错的因为这可能会损害大多数黑人。大多数黑人的观点是他们要制裁。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帮助他们,我们就应该在这一重要的问题上尊重他们的观点。那些怀疑制裁功效的人现在必须根据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情况重新估价他们的立场。如果制裁在伊拉克起作用,在南非也可以起作用。

最后,我要求联合国系统执行联合国关于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决议。我们不能谈论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而忘记科威特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

我们重申所有的国家都有权以完全主权根据它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决定其民主制度,同时考虑到我们国家的现实,和保证发展并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声明,民主和发展应同步进行并相互加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想代表大会感谢乌干达共和国总统刚才作的发言。

乌干达共和国总统尤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阿尔弗雷多·费利克斯·克里斯蒂安尼-布尔卡特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讲话。

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阿尔弗雷多·费利克斯·克里斯蒂安尼-布尔卡特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阿尔弗雷多·费利克斯·克里斯蒂安尼-布尔卡特先生阁下莅临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克里斯蒂安尼-布尔卡特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在我向大会讲话伊始,我愿表示非常高兴地看到推选你以你一贯的娴熟技巧和智慧主持大会第45届会议,这个审



议世界问题的最高机构的困难工作。在向你表示祝贺的同时，我们还愿向你的前任约瑟夫·南文·加巴先生在大会第44届会议中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他的工作表明，联合国正继续为国际社会的更高利益进行不断努力，我们对加入联合国非常自豪并感到应该为它承担义务。

我们还想特别提及秘书长在这历史关头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外交理解的作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富有经验和远见人作出贡献。特别是在有关萨尔瓦多的问题上，我们想向秘书长及其个人代表阿尔瓦罗·德索托博士表示衷心 and 深切的感谢，感谢他们为萨尔瓦多冲突寻求政治解决，萨尔瓦多冲突十多年来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这是我第二次在这个讲坛上发言，在这里世界各国人民的代表都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必须坦率地说，去年世界上发生变化的异常规模和速度使我大为震惊。人类意识中正在发生的变化非常重要，意义也非常深远，以致我想说这是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势发展。我想强调这是一个正在讨论的意识现象，因为毫无疑问，我们所看到的并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变化，而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一个更为有力和更为广泛的自由概念的出现。

这是一个充满创伤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事实上世界整个知识界都受到激进主义幻想的引诱，在平等的祭坛上牺牲自由，经过这个世纪，极权主义的乌托邦瓦解了，很显然它没有达到任何平等和进步，这表明尽管有所有那些锁练，自由是一支基本不变的力量。在最近几个月中我们注意到的最典型和最美丽的现象，是自由最终战胜了任何试图篡改或毁灭它的意识形态，而个人也能从最复杂的脱离常规的集体主义中逃生。

这不仅对工业化世界是这样，对发展中世界也是这样。自由不是任何人的专有特权，民主也不是任何人的独有财产。所有人都有权利和能力得到自由。各国人民都有能力在民主中生活和发展。在我们正在进入的人类历史的新时代，造成瘫痪的

独裁主义或毁灭性的极权主义再没有任何存在的余地。历史上正在发生的变化属于我们大家,也使我们大家承担义务。

幸运的是,意识形态的过份简单的醒目标语已经丧失了它们的虚假魔力。现在盛行的是健康的现实主义,这将使得有可能以更为健康的方式重建思想体制系,更适应人类的创造精神的动力。可怕的战争和血腥的革命告诉我们一个与历史本身同样古老的教训,但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正确和有力:暴力和仇恨只能带来毁灭,因为它们是生活的最大敌人。

我们作为负责处理我们国家事务的人,在这里集会正是要为生活而工作。重新关心保护儿童证明了这一点。拯救和保护自然环境的广泛决心也表明了这一点。普遍放弃所有形式的战争和侵略也为此作出了证明。目前再次强有力地出现的用和平方式对待即使是我们时代最困难的问题,更是尤其一致地体现了这一点。

文明世界对波斯湾危机的一致反应最好地表明,世界争取和平的要求得到了比最为乐观的预言所说的更为迅速的加强。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通过所有可能的外交和政治手段避免战争。国际机构正受到考验,本组织目前面对着一个关键的挑战。如果文明手段能够解决由于对主权国家科威特的敌对和进攻性侵略行为所造成的危机,国际秩序就能够完好无损地从这严峻的考验中诞生。否则,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表明,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安全秩序,所有国际机构都必须得到改善。我国政府坚决支持安理会有关危机的决议,并强烈呼吁立刻有效实施这些决议以及任何其它解决危机所必需的决议,这一危机严重危害世界和平与发展。

在当代历史中既可怕又充满希望的时代,中美洲在国际社会的眼中逐渐成为一个具体现实。人们可以保险地说,在1980年代以前,中美洲实际上是罕为人知的地区,这里只会出现零星的新闻,并常常带有异国色彩。在一个正在迅速走向现代化的世界中,中美洲似乎注定要无可挽回的得到历史的排斥,它被看作不值得加入文明的未来。传统机构的深刻政治危机,以及极权主义控制这一地区的巨大努力——该地区

在冷战的格局下在战略上有极大的重要性——使得中美洲跳入了空中。它发现自己从地方性的默默无闻被推向世界大国议程的最前面，成为世界报刊的大字标题。

冷战的最后一大对抗发生在中美洲。中美洲是戏剧的最后一幕，我们现在看到幕布最终落下了。这是一个痛苦冲突的结果，我们正试图在国家和区域范围内消除冲突的影响，这个结果为我们提供了国际环境，我们现在必须加以很好利用，以便建立和平和巩固我们的民主进程。

与所有的灾难和期望相反，民主现在成为中美洲所有国家正在发生作用的现实。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无视这个事实，即新生的民主非常脆弱，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际理解和支持。在这个讲坛上我重申我们请求国际社会给予中美洲民主特别是萨尔瓦多民主以坚决、具体和实质性的支持。

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民主在请求支持的同时不能不获得世界的信任。在这个这方面有两个基本因素。我们必须表明我们中美洲人正致力于实现我们自身一体化争取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进程。我们也必须以有形的方式表明，我们每个社会正在作出勇敢的努力，进行民主体制改革，为人权提供充分的保证。

我们也再次向我们的朋友中美洲包括巴拿马的总统们发出热诚和恭敬的请求，以使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更坚决和更有力地起来接受一体化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一体化，而且也是社会和政治一体化。

我不想象过去一样再次提倡联盟，我更想尽早制订建立一个各民族中美洲的提纲，这将使得我们能够维护我们各自的特征，同时适应世界的现实，这个世界不原谅孤立，也不承认自给自足。

如果大的国家集团能够团结成为新型民族，其首要组成部分是共同的命运，那我们中美洲人不能找到适当方式来联合面对现代化挑战就是非常可笑的事，现代化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富有竞争性。世界已经倾向于把中美洲看作一个集团，中美洲如要回避外界对自己的这一看法，就不得不冒在历史上保持边缘地位的重大风险。

我们的优先任务是实现中美洲普遍和平，因为这将使永久的民主稳定成为可能。提到和平，我首先想到的是萨尔瓦多的情况。

象往常一样，在联合国的这一讲坛上谈论萨尔瓦多是一个特别的机会，它使我们能够真诚地重申我们对我们萨尔瓦多人正努力改变我们的社会，以便使它在最近的将来变得更加繁荣富强和团结一致所作的承诺。在这一方面，按照我国社会的深切和紧迫愿望和国际社会所表达的意见，和平现在将是我国政府优先考虑的事项。

我要借此机会把萨尔瓦多的和平称为一件非常具体和可行的事，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非常重要，也是我们所有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能把任何人排除在这一和平努力之外，否则我们又将犯下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即把一些人排斥在安排我们国家命运的进程之外或摆在次要地位。

自从就任总统以来，我一再指出，我认为我自己是所有萨尔瓦多人，甚至那些不同意我的价值观念和我对国家看法的人的利益的代表和公仆。为了无愧地享受和平生活，我们必须超越意识形态和局部利益，认真努力做到容忍和相互尊重，这就是我们萨尔瓦多人正在学习的事情——虽然这种学习非常困难和艰巨，但却是必要的。我国正处在朝这一方向发展的历史阶段，我们每天都在作这样的努力。在这一方面，我们高度重视政党的作用，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我要自豪地告诉国际社会，现在萨尔瓦多有一个政党间机制，这种机制是目前在我国普遍存在的谈判气氛中产生的，理论思想各不相同的所有政党都在这一机制中作出共同努力。

在我国历史上，以前从来没有如此广泛或得以自我维持的这种政党间努力，这种努力现在已取得初步成果：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达成进行改革和采取必要措施的协议，其目的在于最充分地保证明年三月举行的立法和市政选举的安全和纯洁，以及大规模选民参加，以使任何人都不能从客观上对这些选举提出怀疑。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政党间委员会已同意从初级阶段开始就对选举进程进行国际监督。我国政府已作出了赞同从这些选举中产生的协商一致意见的坚定承诺，它要在这一普遍论坛上表示决心保证对即将举行的选举实行的国际监督很快将开始发

挥作用,其范围和自由都足以消除任何人对我们实现民主意愿的怀疑。

根据上述立场,我们邀请联合国及其会员国给予我们充分合作,并使对即将举行的选举进程实行的国际监督机制能够以一致和有效的方式立即开始工作。在我国,纯洁诚实的选举是自从1982年以来就开始的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萨尔瓦多的和平不可能从枪杆子里出来。和平只能在有关各派政治的谅解中逐渐形成。共和国政府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的谈判作为民族谅解的组成部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应当以合理的方式促进和主持这些谈判,使谈判能够取得有利于我国全体人民的永久性结果。

在我有幸向本论坛发言后的一年里,我们为旨在结束冲突的政治谈判作出了不懈努力。我不希望详谈这一令人遗憾的事实,即去年11月,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中断了谈判,发动了非常猛烈的进攻,使已受战火严重摧残的平民再次受到不公正的打击。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对过去发生的一切进行申诉,而是为了解释正在发生的积极事情。

今年初,我们曾来到联合国,要求它帮助恢复谈判进程。今年四月,在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他总是热切地把他的所有智慧和精力用于促进萨尔瓦多的和平事业——的主持下,帮助恢复谈判进程的工作开始了。通过他可尊敬的代表德索托先生的斡旋,我们成功地重新建立了谈判进程,由于现在这一进程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已开始取得了具体的结果。今年七月,政府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签署了关于在我国尊重和保证人权的重要方面的实质性协议。由于这一结果,安全理事会已授权秘书处在萨尔瓦多设立一个办事处,进行关于核查这一进程将产生的协议各方面的筹备工作。

我希望强调的是,我国政府极为重视将由联合国对这一和平进程产生的协议的各方面进行的核查。我们坚决保证确保这一核查将是及时的、广泛的和充分的,并且不走捷径或模棱两可。

当然,人民实现和平的决心是萨尔瓦多和平的首要保证,这一点已被和平机制在

谈判桌上和谈判桌外所起的严肃和不断的作用所证实。另一个保证是国际核查，我们已准备现在和将来都为国际核查的有效性提供充分的支持和所必需的保证。我们所支持的并一致同意的以一劳永逸地结束冲突为目的的这一核查方式是前所未有的，这本身就向世界表明，我们有决心实现和睦，并且对我国自由和平的前途抱着绝对诚挚的态度。

我们关于萨尔瓦多和平的意见有三个基本内容组成：根据《共和国宪法》保证的条件，加强无限制的政党多元化；巩固民主机构，毫不含糊地突出从人民的意愿中产生的平民权力机构的重要性；持续和平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种发展将使萨尔瓦多能够建立人人都有进步机会的繁荣模式。

我们反对使人民变得毫无用处的家长式统治和通过欺骗人民使他们生活在贫困中的民粹主义，我们也反对不考虑发展的人的方面的简单经济方式。我们首先相信人的创造性生产精神和他固有的自由，因此，我们制定了一套措施，并把它们付诸实施，这些措施将在逐渐改善经济情况的同时，使我国的重新建设能够以现实的方式更加迅速地进行。这显然需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但我们已准备正视这种情况，因为指导我们的是我国人民的利益。我们还知道这种思想和这种经济行动现在在世界上普遍存在，这鼓舞我们毫不犹豫地向前迈进，虽然我们已准备在我国客观现实有所要求的时候，作出必要的纠正和改动。

我们意识到一场彻底的变革正在萨尔瓦多进行，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危机的结果。民主解决办法是我国政府的最终目标，它包括净化我国几乎所有的机构，武装部队当然不例外。

我们可以非常诚实地说，我国的平民权力机关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在目前机构现代化的进程中，每一个部门都在有秩序地实际起作用的民主框架内各就各位。

那些希望看到萨尔瓦多保持其1979年状况的人是希望生活在已过去的年代里，因为他们不是抱有偏见，就是没有识别能力。1980年代教会我们的事情要比我们在独立以后几十年里学会的更多。首先，这十年使我们懂得了不可取代的民主价值，民

主要是学习采取温和态度的最好学校。在民主国家里，唯有温和者能够成功，温和的最好证据是严格遵守法律。因此，我们的斗争是为理性和理解以及兄弟的和平共处而进行的斗争，因为我们已经亲眼看到战争的疯狂，我们甚至不希望让这一自相残杀疯狂的任何根基留在我们的土地上。

我国政府是文明的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在这方面我们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萨尔瓦多目前正在合法利用这种地位，与我们的姊妹国洪都拉斯共和国一道求助于国际法院，以便寻求解决有一个世纪之久的边界争端，我们希望这一争端到1991年中期能够永远得到解决。正如我们所保证的，而且那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国家因为是自愿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我们将遵守法院对此边界争端所作出的裁决。此外，萨尔瓦多完全相信，联合国秘书长通过安全理事会，并应中美洲各国总统，特别是萨尔瓦多总统的要求，将继续进行积极的调解，以便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仍然影响着我国人民的内部冲突。

我们坚决和明确地维护国际法。我们对国际机构促进和平解决各种冲突的信心是充分的。关于正在折磨着我们的国内冲突，我们现在认为这是完全过时的和毫无理由的，我们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希望全面解决这一冲突。我们希望已经完全成为一股政治力量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马解阵线）将在享有各政党所享有的各种保证的条件下参加国家的民主生活，我们相信找到的解决冲突的办法，将如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其向本组织所作的年度报告中所说的：“导致萨尔瓦多社会积极的转变”。（A/45/1，第7页）

我们看过去，只是要从中汲取积极的教训，而不是想以任何方式或形式来重复过去。萨尔瓦多人在我们的历史这一决定性阶段中所负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因此我们不相信简单肤浅的解决办法。我们的所有方案和目标都是面向不久的将来和更遥远的将来。抱守恶习、缺点和专横的行为或旧的特权是无异于自杀。生活在进化，理智也必须进化，以便能根据实际而不是根据任何意识形态的幻想来采取行动。

我们要在和平中生活。我们正努力确保牢固和持久的和平能够生根,在和平中将没有任何形式的压迫,没有任何形式的免罪和没有任何形式的专一盲信。民主是我们理想,我们每天都竭尽全力去加强它。民主建设每天是靠简单的事实而不是富丽壮观的姿态。我们以这种简单、自然和民主的方式来行使我们的权力。我们也以这种方式来培育我们的权力,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也不是其它任何人的权力。这是人民的权力。这看来似乎只是空谈而已,但事实上这的确是我们的最大挑战,而且最终将是我们最大的胜利:确认公民权威不是一种专横的统治,而是一种以和平方式引导多元化社会的命运的权威,我们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并将不断加强这一社会。

战争再也没有理由在萨尔瓦多存在。我们萨尔瓦多不要战争。在这一最高国际讲坛上说明人民情绪之时,我们要向全国的各种力量说:萨尔瓦多共和国政府准备以必要的灵活性和冷静来作出最大的努力,以便继续寻求萨尔瓦多人民应得的典范和平。在这方面,我们只坚持两项坚定的原则:即代议制民主和尊重法律的基本原则。关于尊重法律的问题,我们认识到这当然要按照当时的需要而作出改变,但是改变必须在法律本身所建立的轨道上进行。政治和社会原因可以促动这种变化,但绝不能由个人或团体的专横愿望或任性来促动变化。

我们特别又对马解阵线说几句,并敦促它在谈判桌上相互采取灵活性和作出现实的谅解。我们反复指出,从我们当政一开始我们就提出进行永久对话,以便在我们国家寻求持久的和平,仅仅这一事实已使我们摆脱胜利者和失败者这种无谓的、毫无结果的和争论不休的观念。而且我们认为这一战争给我们大家留下很大的教训,我们应该吸取这些教训,以便能将这些教训付诸实践,确保我们需要和国家需要的和平。



不论是在谈判桌上,还是在谈判桌之外,或谈判之后,谁也不想毁灭任何人。远远不是这样。我们的最大责任是平息个人和集体的情绪,并以最大努力作出容忍。政治和道义的理由充分支持这种态度。

根据当今世界的潮流,并表达国际社会的心情,这是我们的姊妹共和国、世界民主国家的典范,哥斯达黎加在这一讲坛上以强有力的道义之声所阐明的,我们准备宣布单方面的停火,并一俊马解阵线也作出同样的决定就将立即付诸实施——而这将使谈判能够在标志着紧张减少和信任增加的气氛中继续进行,特别是向萨尔瓦多人民真正表明,双方的政治意愿现在是坚定地和永久地致力于和平。那只是有效善意的临时措施,目的不是为了在战争中争取喘息的机会,而是为了巩固信任和和平,直至达成导致武装冲突明确停火的政治协议。

我们相信,由每一方单方面作出的并且同时实施的停火决定将加速谈判进程,因为在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暴力只会阻碍这一进程。暴力常常被用来作为促成问题最终解决的一种高压手段,结果是使战争更为恶化。让我们开始利用逐步缔造和平的力量,这是现实要求我们的,也是处于痛苦和禁欲主义之中的人民所普遍渴望的。

关于政府和马解阵线在圣何塞所达成的人权协议,对我们来说协议应该马上生效,我们准备欢迎联合国进行国际核查,如果本组织这样议定的话。我们希望尽快实现。

人们将会由于各种原因记住本届大会。它是自冷战解除以来首次举行的会议。但是,这次会议是在中东地区冲突面临严峻前景的时刻召开的,中东此时正存在着理智和正义的力量与残暴的专横行为和野蛮的力量之间的极为紧张的对峙。

在欧洲还发生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这一事件将在10月3日随着德国的统一达到高潮,而仅仅在几个月之前这种可能性似乎还是那么的遥远。我们对此表

示欢迎,并向支持者表示祝贺。在跨进1992年的时候,届时一个联合的欧洲将在当代的历史上以新的面孔出现,欧洲这种复兴和和解的总的形势是各族人民另一个生动的教训。

两个新加入本组织的会员国——列支敦士登和纳米比亚。我们非常满意地欢迎这两个国家。在纳米比亚这个特殊问题上,我们想强调,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在崇高的纳米比亚人民为了争取独立而进行有长期斗争达到令人满意和文明的最高点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一步骤使我们满怀希望地相信,鉴于平等和自由的原则,南部非洲在短期内出现最后的稳定是可能的,这种原则也是当今世界持久解决国家和国际冲突所必要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目前的对话,我们热切希望它将产生有利于高尚的朝鲜民族利益和繁荣的结果。不过,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再继续拖延接受大韩民国作为会员国,因为大韩民国符合成为会员国的先决条件,而且它的加入将会对实现《宪章》的宗旨有极大的价值。

在另一方面,人们会因为史无前例的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和各国政府对环境恶化,贩毒和吸毒成瘾的灾难性危险一致关注而记住本届大会。保护和恢复生命的议题现在人的意识中占有十分显要的地位,这体现在联合国将它作为主要关切的问题之一上。我们参加为保护我们动荡星球上的生命而进行的这一巨大努力,我们现在宣布同意在此方面商定的任何倡议。在我国,我们正在为儿童的利益进行务实的努力,坚定致力于在我们任职的剩下几年里大幅度降低营养不良和疾病的水平以及辍学率。我们对滥用毒品展开了正面进攻,决心挽救环境,为此目的,除了别的事项以外,我们制定了一项国家公园方案,将为未来留出不容损害的保护区。

联合国一直在并继续在为中美洲带来和平方面发挥首要作用。我们在本届大会上重申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让联合国中美洲观察团保持活动,以便确保该地区的安全并最终帮助产生萨尔瓦多和平协议。

我们怀着希望和现实精神看待中美洲和萨尔瓦多的事态发展,我国政府已宣布1990到1991年为和平年。和平正在发展之中。我们对此坚信不移。过去一年里,我们为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萨尔瓦多人民热切祈祷和希望战争从我们的土地上消失。在这个讲坛上,我们希望请求上帝给我们所有的人启示,以使我们不久找到通往未来的唯一之路:民主和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刚刚所作的发言。

萨尔瓦多总统阿尔弗雷多·费利克斯·克里斯蒂安尼-布尔卡特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委内瑞拉共和国总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讲话。

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先生来到联合国并邀请他向大会讲话。

佩雷斯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我国政府真诚地祝贺你当选为大会主席。您的个人品质和经验必定能保证本届会议富有成效地协调工作。你的当选也是对贵国马耳他这个以古老的文化在西方世界的历史上常在的国土应有的赞颂。

我希望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约瑟夫·南文·加巴先生表示感谢,他以技巧、智慧和公平指导了大会上届会议的工作。

我们特别高兴欢迎两个新会员国:纳米比亚共和国和列支敦士登公国。委内瑞拉坚定不移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委内瑞拉积极地参加了理事会坚定维护纳米比亚事业的活动。我们欢呼纳米比亚在受人类的耻辱,臭名昭著的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统治70年之后迎来了独立的生活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纳米比亚在取得了政治独立以后,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巩固其独立国家和民主社会。纳米比亚要实现这些目标,国际社会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委内瑞拉已经开始与纳米比亚政府打交道,以确认在能源、采矿和渔业领域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在多边一级,委内瑞拉已承诺参与纳米比亚的合作项目。

关于漫无止境的、不祥的种族隔离冲突,委内瑞拉要求各国在达成协议、实施德克勒克总统的努力并满足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的建议之前,不终止或放松对南非的制裁。

我对将于10月3日正式实现的德国统一表示非常高兴。我们委内瑞拉人民认为,该国的统一结束了历史上一个困难阶段,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是和平建设一个新的和平秩序的持久榜样。我们愿分享德国人民的欢乐,并表示希望这一事件将象全世界展示和解与谅解的果实。

我代表的是一个坚定信奉民主并具有悠久和平传统的国家。我国的各种国际活动一贯致力于消除各国间协调与合作的各种障碍。因此,我们欢迎并支持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加强联合国在保障世界和平与国际正义这两个不可分割的目标方面承担的基本责任的倡议,尤其是因为我们在几月前都无法预测世界已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导致了在实现真正全球谅解方面取得稳步进展。

国际关系结构的这些突变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国际准则,因为这些准则经常受到大国和地区冲突的破坏。今天有明显的证据证明,大大减少核威胁以及东西方缓和不一定意味着严重国际冲突的消失。目前的波斯湾危机就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例证。

在世界历史过去动荡不安的45年中,核和平是通过不稳定的平衡,及被讽刺为恐怖平衡的手段来维持的。这一恐怖平衡不断使得其它现有的控制机制得不到应用。委内瑞拉反对走对峙性两极对抗的可怕道路,相信对付国际无政府主义和地区冲突威胁的手段不在于互相威胁或军事对抗的不断上升。我们一贯认为有可能建立一个基于正义、各国人民享受其资源的平等权利的和平平衡。我们一贯认为各国人民都有享受幸福的权利,这就使得联合国赖以存在的真正的集体安全体系得以建

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贯鼓吹建立一个没有任何对抗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我们认为,现在冷战既然结束,加强裁军方案和合作促进发展就有了新的前景。我们认为联合国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实现基于谅解与合作的和平平衡这一普遍理想。关于在经济领域采取协调的国际行动的对话必须马上开始。

今年8月举行的南方委员会加拉加斯会议在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的主持下发表了一份最后报告。这份报告是以新时代特有的对话语言写成的宝贵而详尽的报告。它应该成为指导我们在北南双方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基本文书。

委内瑞拉还希望两极对抗的结束能导致旧制度的消失。在这种旧制度下,一些国家认为他们有义务和权利单独发挥控制和确保世界安全的作用。现在既然东西方对抗已经结束,联合国应该以国际法以及在座各位代表的各国签署的《宪章》原则的名义行使这一职责。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在向大会所作的历史性讲话中就提到了这一点。

现在必须设立一个机制,以确保执行联合国因任何一个会员国受到侵略而通过的决定和制裁措施;通过在冲突敌对双方认为受到威胁的地区采取执法和支援行动促使冲突非军事化,最近在纳米比亚和尼加拉瓜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或者支持调停和民主化努力。所有这一切将鼓励认为受到进攻或威胁的国家在联合国组织内寻找对策,而不是通过昂贵的军备竞赛以牺牲人民的利益来加强安全。只有在有一个新的有效遏制机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不扩散新的、越来越多的毁灭性武器。

如果联合国不能提供这一保证,本应用于教育、保健、营养、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资金将继续用来制造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库,陷入一场为实现自我安全与防卫的而进行的毫无希望的竞赛。

委内瑞拉同意一种观点,即超级大国间对抗的结束为实现和平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但也可能带来巨大的危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国影响或解决以后任何问题或冲突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现存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具有全球性的,影响着所有国家。从经济、贸易和福利直至环境和自然资源等所有领域,各国都是在总的相互依

存中联系在一起。

尽管现在紧迫需要保卫冷战结束带来的好处和采取更多的措施将国家之间的冲突的危险降低到最低程度,同样也有紧迫的需要寻求安全可靠的方法来实行支持如经济社会发展权利等多边系统的其他原则。

一年以前,同样是在这个国际对话论坛,我建议我们将本世纪最后十年奉献给儿童,以大大减少婴儿死亡率,保证在世界范围内提供初等教育和消除严重的营养不良。我还请我们大家签署《儿童权利公约》,作为新的国际道德的一部分。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签署了《公约》,上个周末举行了儿童问题首脑会议,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消失,这几件事都一起创造了一个适合于作出全球承诺的气候,即承诺不只发表怀有良好意愿的声明,而且承担起下列任务:同儿童死亡率作斗争、保护哺乳期婴儿和孕妇、有效改善他们的健康和保证儿童接受正当教育和获得工作资格的权利。

我认识到这样大规模的规划要求有大量资源,所以我建议成员国同意削减10%军事预算,把这10%的资金提供给联合国作为社会发展基金,用这些资金同压迫和杀害世界上数以亿计的儿童的贫穷作正面斗争。

正如拉丁美洲最近的经历所表明的,要想使我们这些国家的民主进步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就需要最终解决严峻和极端的贫穷问题。如果我们想要使我们的社会现代化,我们就必须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整。要想推进宏观经济调整计划,我们就必须采取并行行动与饥饿、失业和缺乏机会作斗争,而这一切是由孩提时代的营养不良和缺乏健康保健及其之后青年时代缺乏学习和就业机会所造成的。

现在拉丁美洲完全致力于将民主作为其政治制度。但是,建立在持续贫穷的社会基础上的民主是不可能持久的。我们反复要求更优惠的贸易条件和更好的经济金融国际关系,这些并不是老生常谈。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对于解决人类中的不平等造成的根本冲突是必要的。基于基本道德观念上的态度必须指导最强大的国家同最穷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我就在这同一个人类讲坛上于1976年11月16日说:  
“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于和平是必须的……否则的话,”  
我重复我当时说的话——

“将严重破坏世界政治平衡。”(A/31/PV.67,第16段)

这是一个历史过渡时期。我们现在离二十一世纪还有十年,十九世纪所建立的思想意识形态计划已不再适应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做一个拉丁美洲人,我必须表示我对经济变化比政治社会变化得到更多重视这一现象的关切。我们社会的现代化决不能忽视内部平衡的重要性。如果发展中国家发生社会冲突,如果他们居民之间的差距增大,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国际不平衡创造成熟条件。我们的人民希望生活在民主之中,但没有社会公正就不会有民主。

国际合作不能仅仅取决于遭受严重财政不平衡国家的政府财政的正式重新组织,我们必须解决财政危机,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解决社会危机。确实,财政和社会危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国际合作应直接触及危机的结构性问题,消除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倾向,消除越来越令人不能容忍的外债影响以及这样一种荒唐的态度——即宏观经济调整的必要性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不会带来社会影响或政治后果。

拉丁美洲有兴趣并满意地接受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先生所提出的美洲倡议。在美洲大陆北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燃起了我们的希望:标志着美洲两部分之间的沉默和误解的黑纱将开始消失。我们真诚希望美洲倡议将开始彻底打破孤立。当整个世界正迅速朝着大经济集团前进的时候,美国和拉丁美洲不能继续象过去几十年里一样互相背过身去。现在我们应该互相需要。

从长远来看,美洲倡议能为感受竞争的好处创造条件,现在我们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中严重缺少竞争。自由贸易和进入一个较大的市场机会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将会刺激我们的经济增长。消除对于美洲南半部分国家的歧视能创造有利于共同谈判的条件。但同时,美洲倡议也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一个艰难的挑战。我们再也不应该躲在对于一体化的空谈后面。如果我们想要参与这个项目的成功开发的话,我们必须完成对于加强我们之间的合作和加强区域内贸易所必须的任务。我们必须在各国政府、公共和私营机制以及研究中心之间建立起战略关系,促进联系生产和服务企业建议并鼓励制定一致的技术标准。

我们只有提高拉丁美洲内部相互依存的程度,才能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我们拉丁美洲各国必须认真寻求开放我们相互的贸易。我们必须加强运输方面的合作,并支助那些促进其一体化的机构。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避免错误地认为,我们会单独地获得美洲倡议的利益。

在目前冷战后的环境里,一体化方面取得进展,一种有利于国际合作的新精神正出现,但我们却看到战争的风云扫过大地,这确实令人费解。波斯湾的危机关系到我们各国,尤其是象委内瑞拉这样的既是石油生产国又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国家。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那一刻起,委内瑞拉就力图创造一种谈判的基础。我们不相信军事解决冲突的办法。我们坚持以政治方法解决危机。阿拉伯各国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应对此加以鼓励。我们一直试图利用多边渠道以作为西半球的国家 and 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伙伴采取行动,从而达成能够减轻该冲突对世界石油市场影响的协议。

在这方面,我愿强调成立至今已三十年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所采取的负责和稳定的方法。工业化北方的先进国家——主要石油进口国——必须承认,如果石油输出国组织没有决定暂时弥补市场上的短缺,那么石油价格的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的动荡,就会更加严重。

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工业化国家都不能让价格猛增,而一旦海湾危机获得解决,我们同样不能容忍原油价格的猛跌。这种剧烈浮动危害我们所有消费国与生产国,而只会让那些不关心各国或世界经济利益的投机商从中渔利。

我们作为占当今市场中很大比重的生产国,以及首先作为拥有最大原油储备的国家,分担这一责任。利用这些储藏将保障世界今后在能源方面的需求。然而,它将需要保证生产国固定收入及足够的资金的价格,以便为保证目前生产水平和补充储备所需的投资提供资金。在今后几十年里,石油将继续成为发展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生产国和消费国都不能允许石油市场上出现混乱状态。

因此,我建议联合国主持下紧急召开一次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的会议,以便一



劳永逸地解决石油方面的政治现状。这一会议的第一步应是召开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和国际能源机构的会议。

我愿借此机会重申,我们关注过高的石油价格对完全依赖进口石油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计划的影响。在过去十年中,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一直争取通过《圣荷塞协议》减轻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经济的这种影响。然而,这种支持不能只在单方面进行,而必须成为全球办法的一部分,以使工业化国家承担起其对国际合作的责任。

工业化国家必须为东半球这一脆弱区域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分担责任以防止爆发新的暴力行动或现有暴力行动无限制地继续。我们石油生产国意识到,必须以象石油输出国组织基金或《圣荷塞协议》这样的补偿措施帮助第三世界的石油进口国。我们将继续这样做。但我们认为,能够担负更多责任的国家应扩大其承诺。

正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在提高生产以弥补国际市场原油暂时短缺情况方面分担责任,以及象大国寻求其他国家分担波斯湾军事集结费用一样,缺乏资金的国家需要支持,以克服供应不足和石油高价的局势。

在这方面,我愿对法国总统密特朗先生提出的建议表示满意,即开始

“讨论一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全面计划,这项计划将需要新的资金,并将为所有参加者深入讨论这一课题打下基础,如果我们不下决心改变我们的方法,加速我们的步伐和重新考虑我们的目标,这就很可能成为一场结束一切悲剧的悲剧。”(A/45/PV.4第19页)

因此,我们敦促有更强大的国家进行合作,以满足较穷国家的能源需求,这种合作应是稳定和持久的,而不是意外或偶然的。委内瑞拉与我们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伙伴以及象墨西哥这样的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石油输出国一道,愿采取象《圣荷塞协议》这样的合作项目,但我们也希望听到工业大国提出的关于支持我们提倡的稳定局势的建议。

本大会可能作出的决定,将为国际社会希望联合国在这一关键的过渡时刻应发挥的作用规定指导原则。我们现在终于开始意识到,其过去的很多限制是由于两极

冲突造成的。现在冲突已经结束，随之而来的改革也正在进行，我们希望通过修改--如果必要的话--《宪章》而回到联合国原来的要求上来，以使本组织能够充分和民主地在很多国际问题上防患于未然，并解决那些已经出现的问题--我尤其要提到那些有关和平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題，在这些问題上仍需要进行大量的共同努力。

世界上所有国家，尤其是军事和经济强国，必须懂得只有通过依靠基于真正遵守《宪章》以及各国在联合国的倡议下签署的各项条约与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的国际

过去经常发生违反这些原则、条约和公约的情况。然而就是在人类很有前途的现阶段世界一致反对伊拉克侵犯科威特主权。这必须成为一种新的、真正的国际道德标准的开端，根据这一标准一切单方面的干涉行为都是非法的，并且通过交由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来解决正在发生的或迫在眉睫的冲突，重建国际秩序。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和柬埔寨问題只是两例给世界造成重大影响的冲突，必须在科威特被践踏主权得到恢复之后由联合国采取行动加以解决。

在结束发言前我还要提及我们希望在解决拉美各国关注的冲突方面得到联合国，包括大会的合作。我在此指的是萨尔瓦多的和平和海地的选举进程问題。

秘书长在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萨尔瓦多政府中间进行的斡旋努力具有重大意义，值得称赞。我们希望大会将全力支持秘书长的倡议，并敦促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萨尔瓦多政府消除现存的障碍以达成使深受十多年自相残杀战争之苦的人民重获和平与幸福的协议。

海地人民要民主、要和平。他们长期以来处于残酷的独裁统治之下，生活贫困，身心交瘁，他们在为摆脱这种状况而进行的努力中，需要全世界的支持。大会在第四十五届会议上通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各国提交的关于要求联合国对海地12月进行的选举予以支持的决议草案。

最后我想表示委内瑞拉支持并完全信任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他的谨慎而坚定的领导作风使近年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们向秘书长和与他一起工作的全体人员表示感谢。我们希望他们在本组织这一新的,大有前途的阶段为了国际社会的利益继续进行出色的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所作的讲话。

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列·佩雷斯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 议程项目9(续)

#### 一般性辩论

穆苏贝克瓦·卡林巴·瓦·卡塔纳先生(扎伊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在令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惊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下开始。可望在你担任主席期间审议和平解决一些问题的方案。我代表扎伊尔人民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将军祝贺你被一推致选,担任本组织的重要职务。你的杰出才能和道德品格加上长期作为马耳他的政治家所积累的经验是大会本届会议各项工作取得成功的绝对保证。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充分准备在你任职期间作出积极的贡献。

此外,我认为你的前任,尼日利亚共和国的约瑟夫·加巴先生进行了值得称道的工作。我认为我有责任热情地称赞他帮助了本组织在谋求全世界和平方面取得进展,在整个任职期间表现出了极大的干劲。

我国代表团对本组织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为世界和平与安全所做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秘书长对此当之无愧。这些努力正在使全世界的冲突得到和平解决。我们还极为赞赏秘书长在履行自己作为本组织的工匠和基石的艰难职责时所表现出的卓越风度。

本组织提高了自己的威望,看到自己的理想获胜,今天应为新诞生的纳米比亚共和国和列支敦士登公国成为会员国感到骄傲。扎伊尔欢迎这两个兄弟国家的代表团与我们一道参加本届会议,并保证在联合国内及我们各自的交往中与他们进行合作。

吹遍全世界的新风为东欧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带来了民主复兴的希望,使东西方关系和南北方关系中出现了信任的气氛。值此之际,国际社会再次面临波斯湾和中东地区重新出现的紧张局势。这一紧张局势对要求和平解决争端的价值观念、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提出了挑战。

---

• 副主席汤普森先生(斐济),主持会议。

中东危机最近的特点是在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无辜平民惨遭杀害。这一事件使起义的烈火熊熊燃烧,也唤起了整个世界的良知。在去年5月25日,安理会在日内瓦开会审议这一局势,并请求恰当的解决办法。世界那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已经达到了顶峰,谁也没有料到在这一自1945年以来就没有见到和平与安全的地区附近又会出现紧张局势。

在中东,伊拉克入侵和非法占领科威特使人们忍无可忍,使其它军事国家有理由派海军与空军进入该地区。但是这一军事存在使整个地区处于武装冲突而且很可能是战争的危险之中,这场战争的牺牲品将再次是无辜的妇女、儿童以及从友谊和合作的精神出发从世界各地来到这个沙漠地区为其发展作出贡献的人们。

整个国际社会都有代表聚集在第四十五届联合国大会,已经要求国际社会处理这一危机,并且如有可能找到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我国将继续与其它所有的热爱和平与正义的安理会成员国一起寻求和平解决这一冲突,以使科威特人民能够重新取得他们被剥夺的独立和作为联合国一员的主权。

同时,我们必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那是中东冲突的关键问题。我们必须确保安理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得到有效的执行,因为这些决议确定了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条件:不容许通过武力或战争获得领土;以色列军队从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退出来;结束一切交战状态;尊重和承认该地区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在安全和被承认的边界内在免受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为的情况下和平地生活的权利;为公正的解决难民问题作出必要的保证并保证该地区各国的领土不受侵犯和政治独立。

安理会在第338(1973)号决议中决定中东地区的冲突各方应立即开始谈判,但是他们继续反对任何对话和谈判的精神。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使冲突各方准备和平和谈判,同时克服心理、历史、法律和其他障碍。

当然我国代表团深信中东地区的和平首先要求给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以公正和平等待遇,他们象以色列人民一样有权利获得家园和国家。联合国大会早已承认

了这一点,在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了第181(II)号决议,确定了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的原则。这一决议包括了将巴勒斯坦分割出来的计划。扎伊尔对联合国寄予希望。联合国在其历史性的责任范围内曾经给予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个家并决定创立一个阿拉伯巴勒斯坦国,因此联合国在后者也必须取得成功。同样必须依照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确保耶路撒冷的国际地位。

至于黎巴嫩,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大会应当经常不断的跟踪那一国家的形势发展,并就此采取一个坚定的立场。这一立场应该保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统一和主权,这样就可能结束所有的外来干涉和在黎巴嫩那个联合国会员国里的外国军事存在。

扎伊尔将在南南关系的范围内努力促进其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

尽管苏联已经从阿富汗撤军,越南已宣布从柬埔寨撤军但尚未核定,阿富汗、柬埔寨和两个朝鲜之间关系等紧张局势继续在亚洲存在。亚洲看来正陷入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的谈判之中。确实在阿富汗,可以鼓励阿富汗难民主要从巴基斯坦回国的和平条件还没有实现。

柬埔寨各政治派别在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各国的倡议下举行了会晤,而且还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作下在巴黎与会,但这些会议都没有在建立一个民主的、统一的和不结盟的柬埔寨方面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

我们还欢迎两个也门的统一和从1990年10月3日起完成的两个德国的统一。这一新的统一的时代应该包括两个朝鲜,它们不在联合国之中是个不利条件。人们注意到两个德国和两个也门是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开始进行富有成果的接触,这些接触为保持我们大家所欢迎的协议的谈判奠定了基础。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应该接受两个朝鲜进入联合国,不管以它们所选择的什么方式。这将加快通往统一的谈判进程。

对于非洲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1990年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对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它们经过三十年的独立之后在政治生活中出现了许多重要事件。纳尔逊·

曼德拉在南非监狱遭非法监禁二十七年之后获得释放，纳米比亚以高昂的人民生命为代价取得了独立，国际社会在各个方面予以支持的西南非人民组织所进行的斗争取得的胜利，民主化进程骄傲的在许多国家包括我国产生的多党制，上述这些都表明1990年是整个非洲的政治转折点。

非洲经济的特点确实是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加上沉重的外债，虽然许多非洲国家政府在与国际货币基金所达成的协议和结构调整框架内进行了值得称赞的努力。然而，在政治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已经满足了非洲各国人民希望。确实目前正在非洲发生的以增加其政府机构民主化为目的的政治变化，其依据一方面已经席卷整个东欧各国的民主再生的浪潮，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非洲各国人民决心进入一个新的民主时期，以增加所有非洲人对管理公共事务的参与。

在扎伊尔，国家元首指导同人民广泛磋商，此后采取了具体行动推动民主改革，进而将导致成立第三共和国。采纳多党制度，完全出于扎伊尔人民的政治意愿，没有任何外国施加压力。扎伊尔人民选择的这条新的道路决不可解释为是为了争取更多官方发展援助而进行妥协的结果，这是由扎伊尔人民自行作出的决定。

在这一方面，应该表明，不可试图把援助和非洲的民主联系在一起，因为这很可能使非洲与其外国伙伴之间经济、贸易与合作关系变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形式，也即建立在单方面苛刻条件上的关系。

此刻，我希望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在所有非洲国家都准备对其政治和经济秩序进行基本变革的时刻，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都应表明他们对非洲国家的声援，并加强它们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以使非洲不致落伍，从而有益于世界其他地区。

在南部非洲，3月21日纳米比亚实现独立，扩大了非洲的自由阵线，使整个大陆有理由感到自豪，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通过民主手段在纳米比亚赢得选举，把非洲人民的英勇儿子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无可争议的领导人塞姆·努乔马先生推上该国的最高职位，担任了纳米比亚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我以扎伊尔政府和人民的名义，向他和纳米比亚的兄弟人民表示热烈祝贺，他们结束了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从殖民主义枷

锁下解放了他们的国家。

在这一新独立国家的邻国,自从德克勒克总统掌权和2月11日释放纳尔逊·曼德拉以来,出现了新的政治事态发展,纳尔逊·曼德拉是非洲的出色儿子,令人敬佩,在他身上体现了对种族歧视、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我们认为,德克勒克总统到目前为止采取的步骤预示着各种重大变革,而这些变革应当导致在南非全面消除种族主义。扎伊尔希望重申其对南非被压迫人民的声援,并保证在斗争的这一关键阶段给予全力支持。

纳尔逊·曼德拉正在为人民的自由和平等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扎伊尔同他站在一起,并对他的勇气、远见卓识和无私精神表示赞扬,这些必将在他们国家的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扎伊尔支持大会采取任何行动,加速有效执行在其专门讨论种族隔离问题的第十六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宣言。我国相信对话,尤其是德克勒克总统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纳尔逊·曼德拉之间以及南非白人和黑人两个群体之间刚刚开始的对活,这次对话应当导致全面消除种族隔离,促进在南非建立民主和非种族主义的社会。

目前黑人自相残杀的冲突应当结束,与此同时,黑人各领导人应团结在有能力的刚刚开始谈判中代表整个黑人的一个无可争议的领袖的旗帜下,采取连贯、协调和周密的行动。

在北非,尤其是在西撒哈拉,秘书长正在继续努力,以促成举行公民投票,对此我们给予坚决支持。我国代表团希望秘书长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取得圆满成功。

如果说有一个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那就是裁军。1987年12月7日,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在华盛顿签署《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并在1988年6月加以批准,从那以来,东西方关系开始缓和,由于这一缓和,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十届特别会议宣言所解释的全面和彻底裁军,对会员国来说再不仅仅只是一个理想。



在多边谈判领域,在化学武器问题上取得了实际结果,按照我们的理解,不久的将来,禁止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公约草案将在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上最后定案。

我们都知道,今年4月16日到20日,大会在纽约召开了第十八届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合作,尤其恢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与发展问题,会议向国际社会发出了挑战,它宣布:

“在一个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应在世界经济的增长与扩张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各国人民的进步与繁荣。”(A/S-18/14,第5页,第3段)。

会议还请会员国准备本着新的团结精神,显示新的意愿,即在国际一级以一致的方式采取行动,改善国际经济环境,加速世界经济的扩展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

面对阻碍贫弱国家发展的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我国代表团认为,由国际社会在发展中国家制定一致的投资政策和提高发展中国的生产能力,帮助它们通过增加进口来取得更多的资金,以资助其自身的发展并偿付外部债务。

在这一方面,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开始的民主进程创造了信任气氛,它可以成为促进南北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推动以合伙关系或合资企业的形式转让新技术,造福这些国家。

关于债务问题,应当指出利率和汇率的极其不稳定增加了管理公共和私人债务的困难。面对这种不稳定,金融市场制定的一系列方法最初称为贝克计划,后来又称为布莱迪计划,以使负债人能够推迟债务偿付,降低成本并减少利率和汇率的变化导致的不愉快的意外情况。

以更为迅速的经济增长使债务国能够解决债务问题这一假定为基础《贝克计划》并没有取得成果,因为这一计划是以债务国在国际市场中的低下出口收入为基础的。造成低下的出口收入的主要原因是保护主义措施、直接投资流入减少以及停滞和外部援助,使得经济增长率降低,并在许多情况下造成了负增长率。

因此,我们的分析基本上证明了我们呼吁投资的合理性:到1989年年底,所有发

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为12900亿美元,而其中2640亿美元是非洲国家所欠的债务。

为找到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方面的谅解基础,我们应该提及我们地球面临的一个更大的威胁,向大气层释放二氧化碳可能产生温室效应。地球平均温度的增加将导致降雨量的变化和主要的温和和产粮地区的种植条件恶化。

在这方面,我国参加了有关臭氧层枯竭和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的海牙宣言。宣言支持起草一项纲要公约,以保护我们的地球和人类的未来。

拥有非洲热带雨林总面积47%的扎伊尔正在为保护自然而努力,我们把保护地增加到了国土面积的15%,使霍加披,白犀牛和大猩猩等稀有动物能够在保护地中完全自由的生活。

扎伊尔是发起《世界自然宪章》的国家之一,我们成立了一个为将于1992年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筹备工作而进行后续努力的全国委员会。此外,扎伊尔支持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作用的倡议。只有建立次地域的代表,并有基层组织参与保护环境的国际努力,规划署的才能发挥更加明显的影响。

上周末,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特别注意到了儿童的需求和保护以及应该给予世界儿童的关心。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这一原则,即每个儿童都有权享有《世界人权宣言》中承认和保障的一切权利,而不受种族、民主团体、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观点或其他见解和儿童的家长或法律监护人的歧视、因此,我国高度赞扬在本组织总部刚刚结束的旨在表示庄严的支持各国尊重儿童权利的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的世界首脑会议。应该指出,我国早已签署并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

最后,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重申我国扎伊尔致力于实现《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也许,没有必要在这里再次回顾会员国根据本组织《宪章》宣布了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之信念,并宣布了决心促成更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改善民生。

扎伊尔将继续积极参加联合国的活动,联合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似乎发挥

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安全理事会和不结盟国家运动的成员，扎伊尔将不遗余力的实现作为本组织捍卫世界和平活动的基础的公正、正义、公平和平等。

全人类努力的令人鼓舞的成果表明，只要有各国关心和决心，国际和平与安全就能够得到维护。一个积极的总的看法，不论多么渺小，使我们对未来感到乐观。愿第四十五届会议能够增进这种乐观。

萨尼·巴科先生(尼日尔)(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很高兴的看到马耳他的吉多·德·马尔科先生主持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工作。我们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向他保证在他履行职责时他将得到尼日尔代表团的充分合作。我们相信，在他出色的领导下，我们的工作将取得成功，实现我们人民单独和集体的愿望。去年大会召开了三次特别会议，工作十分繁忙，你的前任尼日利亚约瑟夫·N·加巴将军以值得称赞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我们对他出色的成就表示诚挚的祝贺。

我再次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转达尼日尔共和国总统阿里·赛义布将军的亲切问候和他对秘书长加强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的行动的全力支持。

在几天前的本届会议的开幕式上，大会欢迎了列支敦士登公国成为联合国第一百六十个会员国。我们欢迎列支敦士登加入联合国，因为我们深信该国将对各国实现和平与进步的共同努力作出宝贵的贡献。

去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的杰出的代表在本讲台十分适宜地对产生于超级大国关系改善的新的对话和国际谅解的出现表示了欢迎。这种缓和与合作气氛得到保持，并确实得到加强，这直至几周前我们还可以从解决一些区域冲突方面所表现出的越来越大的平静以及取得的进展中看出。这些区域性冲突的存在和恶化多年来一直是二十世纪末国际关系的特点。

看来基于信心、相互尊重和对未来信念的国际关系新气象正在替代战后时期对抗和不信任的气氛。但近日海湾的事件严酷地提醒我们,和平毕竟是不稳定的和脆弱的,因为和平既能够由人们理智处事来获得又能够因人们疯狂行为而失去。

伊拉克8月2日侵略、随后吞并自由、主权和不结盟的伊斯兰国家科威特从各个方面讲都是不可能接受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伊斯兰会议组织宪章》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宪章》最基本的规定。而这两个国家都是上述组织的成员。

这样的行动违反了国际法的所有规章,违背了睦邻友好、在国家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和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并且造成的局势使人们今天受到后果难以估量的冲突的严重威胁。

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这引起我们的愤慨和我们的谴责并使我们明确要求伊拉克武装部队立即无条件地撤离科威特领土及埃米尔贾比尔·艾哈迈德·萨巴赫政府得到合法恢复,这是很自然的。安全理事会已明确坚定地表明了这一点,它不仅迅速坚决这样做,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成员以前所未有的一致这样做了。

对尼日尔来说,这不是支持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问题,不是支持一个阵营反对另一个阵营的问题、也不是支持这个半球反对那个半球的问题。这是我们简单而坚决地表明,在这场不幸事件中国际道义的神圣原则受到了侵犯及国家的行为受到了轻视的问题。我们必须明确重申在国际关系中法律的首要性以及各国,不分大小强弱都有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严格认真遵守法律的义务。

如果一个国家能凭藉它的军队和实力消灭另一个国家而不受任何惩罚;如果一个国家能凭藉它的军队和实力一夜之间就决定另一个国家的命运以及结束那个国家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存在,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国际社会一致谴责伊拉克侵略和吞并科威特,这是令人鼓舞的和健康的,这明确表明世界各国依然坚持世界文明的神圣准则,国际法律秩序的基础依然是很坚实的。

我国政府认为,要求伊拉克全部、立即和无条件撤离科威特。要求恢复科威特

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立即释放在伊拉克和科威特被强行扣留的所有外国人、和要求伊拉克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其他邻国的威胁和恫吓都是和平解决这场冲突不可缺少和先决条件。

这是我们为何再次紧急呼吁伊拉克和所涉各方力行克制和智慧,勤奋努力寻求体面的政治和外交解决办法并在努力中勇敢地制止武装对抗的威胁。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威胁的后果不仅对海湾国家而且对整个人类都是灾难性的。

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已受到这场危机的不利影响。石油生产国、石油出口国、发达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为新的石油冲击付出高昂得难以接受的代价。一齐作出和平和坚决的努力迅速结束海湾危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这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其他的问题。其他的冲突和其他的悲剧。它们同样迫切需要各国加以集体和负责的注意。就在海湾事件继续成为世界头条新闻的时候,非洲利比里亚发生一场真正的人类悲剧,这场悲剧是由内战造成。给该国人民带来灾难并使该国处于解体边缘的派别间几个月的流血冲突值得非洲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社会的密切注意,就象利比里亚人民遭受的身体和精神上的苦难需要采取紧急的人道主义行动一样。

尽管最近几周利比里亚的形势发生重大转变,尼日尔认为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并能够尽一切努力恢复那个国家的和平和统一我们希望下一次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特别首脑会议会找到这个问题有益的解决办法。

今年4月在大会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的第十八届特别会议上,大会欢迎新独立的纳米比亚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由于联合国和它的秘书长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勇敢明智行动,纳米比亚在长期民族解放斗争之后加入了世界自由国家之林。我欢呼并再次祝贺纳米比亚为兄弟,并且尼日尔保证给予他们充分完全的声援。

世界还欢迎纳尔逊·曼德拉在被监禁27年后获释。南部非洲人民和英勇的南非人民斗争的这些成就同他们做出的牺牲是相称的,同他们奉献的决心是相称的。这些成就毕竟构成了继续和加强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压力的基础。当然南非政府在英勇

的国内斗争力量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试图通过不从根本上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表面上的改革和变化来减少损害。但是那不是南非黑人多数要求的种族隔离改革或带有人性化的改良种族隔离。种族隔离必须被消除；它必须被彻底废除，这种话怎么重复都不过分。

德·克勒克总统采取的措施尽管也许是积极的，但是完全不足的。这些措施不应使我们放松努力而应该加强压力和制裁，直到种族主义的少数人政府坚决地、不可逆转地承诺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和非种族的社会为止。

我们要再次申明我们声援南非被压迫人民和他们的先锋组织——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声援非洲前线国家，他们作出的牺牲是巨大的，同时作出的贡献也是非常宝贵的，还有我们重申声援南部非洲的各国人民。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在莫桑比克寻求真正的和平和安哥拉兄弟寻求民族和解所取得的重大进展。

最近人们看到的这些冲突各方表示的友好意愿应得到巩固，以便加速争取和平的进程，并使这种进程不可逆转，这些国家人民为了致力于国家重建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等更加紧迫、艰难的任务极为渴求和平。

关于非洲内部的冲突，仍然存在着同去年一样的局势。

在西撒哈拉,我们欢迎秘书长耐心的努力,他的计划在安全理事会于今年6月27日通过该计划时得到了安理会的祝福。我们坚决支持这项计划,因为其主要目的是使本组织能够就自决问题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并在这一区域建立持久的和平与稳定。秘书长所做的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现任主席所作的努力紧密联系的努力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得到加强和坚持。

乍得和利比亚之间于1989年8月31日在阿尔及尔开始的进程似乎在继续并变得越来越坚决,最近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会议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尼日尔欢迎这一在各方面都鼓舞人心的发展,呼吁双方永远放弃对抗并选择兄弟的和建设性的对话的道路——这是为这一次区域带来理解和和平的唯一道路。

我们深为关切一年来使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这两个兄弟国家再次互相敌对的痛苦的冲突。尼日尔作为非统组织部长间调解委员会的成员与两国在双边一级并通过我们在各次区域合作机构的联系都保持着极其友好的关系和兄弟情谊,并紧密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们相信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可以达成理解并克服它们之间不幸的争端,以使它们可以再一次在兄弟情谊、团结和睦邻的气氛下生活在一起,这在过去一向是它们之间关系的特点。因此我们再一次真诚地呼吁双方保持他们寻求和平的态度并表明他们愿意对话。非洲统一组织通过部长间调解委员会的活动邀请它们这样做,并表示热切希望迅速实现正常化并最终解决冲突。

我们欢心地看到在8年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之后两伊之间实现和平已经将近一年,而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提供了停火和解决这场冲突的框架、基础和动力。我们希望这种和平的愿望在其它地方也取得成功。

愿它在关于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继续忍受的所有悲剧的问题上也取得成功。近3年来,巴勒斯坦人民坚持神圣的起义——整整一千天以前开始的——而同时以色列任意通过大量安置苏联和东欧的犹太人改变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社会和人口结构,遵循殖民定居的典型模式。国际社会应对以色列施加无情的压力,迫使其从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离,解放耶路撒冷并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建立家园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尼日尔继续敦促不加拖延、不要无用的花招地召开联合国主持下由阿以冲突所有方面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的国际和平会议。会议将努力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的基础上永久地解决这场长期痛苦的冲突的各个方面。

现在黎巴嫩出现了一线希望。为这个国家带来安全、稳定、团结和领土完整的某些进展似乎正在发生。尼日尔欢呼使实现塔伊夫协议成为可能的勇气和决心以及三方阿拉伯委员会的持续工作,该委员会必须克服它面临的困难和障碍并完成恢复黎巴嫩所有人民迫切需要的和平、安宁和和解的任务。

去年我们在这个讲坛欢迎缔结使苏联部队能够从阿富汗撤离的日内瓦协议,现在部队已经撤离了。但是我们注意到在阿富汗兄弟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留下无数的受害者并为这一英勇的人民造成难以描述的苦难。因此我们非常注意地关注着秘书长通过其特别代表为实现最后解决阿富汗冲突所作的不懈努力。

同样,由于我们与柬埔寨的深厚友谊,我们正在非常注意地观察那里发生的情况。国际社会欢迎从这个国家撤出越南军队的决定。即使1989年7月30日至8月30日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会议没有能够完全兑现寄予它的希望,可是至少使所有柬埔寨问题的主角坐到了一起,彼此讨论并确定一个新的方向。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间于1990年8月28日就柬埔寨问题达成的纲领性协议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它将重要的责任赋予联合国及其秘书长并带来新的动力。我们必须希望这将导致一个将带来真正和持久和平的全面政治协议。

我们在紧密注视着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今天在板门店非军事区两边的朝鲜民族和平统一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在朝鲜间关系的动荡的历史上最近第一次进行了并将继续进行两方高政治级别的直接会谈。

在一个向心力支配国家间关系和统一的动力正在战胜过去的分裂的时代—如两个也门已经实现的统一和两个德国就要实现的统一所证明的那样—注意到朝鲜南北当局所作的努力使人感到鼓舞。这些努力应得到国际社会的祝福和支持。



在塞浦路斯我们注意到希腊和土耳其社区关于这个岛屿的谈判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提出了由两个地区组成联邦的建议,一个地区由土族塞浦路斯社区管理,而另一个由希族塞浦路斯社区管理。

由于中美洲五国总统重新开展的外交活动,现在对于中美洲肯定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埃斯基普拉斯协议的签署和执行真正为追求公正解决中美洲危机开辟了道路。我们仍然相信这一地区人民的才智和他们领导人的勇气和责任感将使他们能够找到办法实现他们的人民所需要的真正和持久的和平。他们值得我们充分地支持,而他们可以放心相信尼日尔将鼓励他们的努力。

冷战的结束和东西方关系的解冻使更经常地通过谈判解决国家间冲突成为可能。美国和苏联之间新型的关系以及关于裁军的整个国际法律秩序——条约、公约和协议——正在使军备竞赛日益变得过时。世界正在经历一个缓和和理解的时期,我们必须利用这一时期来拆除裁军事务中最坚固的障碍并消除最顽固的禁忌。以便同时实现常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裁军。

我去年在这个讲坛上说,人类的生存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并需要我们避免现在仍有可能发生的核灾难。我们说,我们沮丧地注意到世界的状况以及明显而令人厌恶的矛盾的存在,这就是一方面军事预算和武库急剧增长,而另一方面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贫困和长期的苦难也在继续增长。

因此,在尼日尔,我们非常重视裁军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和建立可靠和能起作用的机制,将裁军带来的资金用于发展。虽然国际缓和被看作是保障、维护和加强世界和平的紧迫条件,我们必须注意到世界经济形势继续无情地恶化这样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

这一局势的受害者主要是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所有这些区域都遇到饥荒、贫穷、文盲、疾病、自然灾害、土地沙漠化和蝗灾等各种灾难,发展中国家作为求生存的社会,并由于持续危机使经济四分五裂并混乱不堪,由于处于边缘地位并日趋被排除在世界贸易和国际决策进程之外,他们日趋陷于敷衍度日境地。

当然,我们有时也抱有某种希望。例如,今年四月在这里举行了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复兴和经济增长的第十八届特别会议,几天前在巴黎召开了第二届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欧洲共同体国家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缔结《第四项洛美公约》,为第四个联合国发展十年制定了国际发展战略,而且已定于1991年召开第八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所有这些行动本身合情合理,因为北方经济出现的增长和繁荣同南方经济的恶化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个半球之间的交流状况表现出突出的不平衡,一个半球越来越富,而另一个半球则越来越穷,这种情况无法使人心悦诚服。

今天,随着作为本世纪下半叶和1980年代特征的普遍性进程不断发展,我们能够看到各国经济日趋相互依赖,还看到世界贸易有所增长。但是,尽管经济日趋相互依赖,但发达国家的繁荣并没有涓涓不断地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例如,一般认为,1970年至1985年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一直不断扩大。今天富国的人均收入约为最不发达国家的五十倍。

第三世界经济1980年代情况欠佳,并一直持续至今,这是一系列因素主要是债务危机、世界商品价格骤跌、保护主义不断增长、投资额不断下降和官方发展援助不断减少等外来因素所造成的。

因此,特别是在非洲方面,联合国促进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方案行将结束,但没有为非洲人民完全实现合法目标。但是,这个计划是同意本着善意作出共同承诺的伙伴真诚缔结的一项协议。今天我们必须指出,归根结蒂该协议所作出的承诺并没有在合理的程度上得以实现。1988年所做的中期审查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我们

希望,最后审查将明确表明我们从既发情况中应该吸取的各种教训。

大会马上就要通过指导第四个发展十年的新的国际战略。我们已经对第三个十年作出了估计,必须指出,第三个十年是第三世界丧失发展的年,第三世界现在寄希望于新的战略。因此,我们希望,第四个十年本着象征当代国际关系的团结和共同责任精神,找出新颖的解决方法,真正解决穷国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回顾,在今年四月召开的第十八特别会议中,大会非常认真地分析了世界经济形势。所通过的《宣言》载明的有关改善发展中国家状况的各种可能性表明了二十世纪末存在着的重大任务,以及国际社会必须正视的各种挑战。《宣言》还表明,联合国愿意作为多边合作优先基础并作为国际团结的巨大力量真诚并切实起到主要作用。

尼日尔政府真诚希望,这项一致通过的《宣言》将标志着南北对话的真正恢复,共同表达扭转这些趋势的决心。如果我们一心一意地投身于这项任务,我们就可以拯救人类,使它摆脱今天因大多数国家遭受可怕挫折所面临的重大危险。

虽然和平、安全和经济发展问题仍然是我们关心的突出问题,但是它们今天必须同其他优先问题并列前茅。我指的是社会环境问题。

有关儿童、毒品和艾滋病的问题现在已经在国际议程上得到高度优先。去年我们在大会曾通过重要的《儿童权利公约》,包括我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都已经签署并批准该公约,从而表明它们非常重视我们社会的这个重要因素。

昨天,在联合国儿童基金倡议下,发生了一个历史性事件,即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这是在人类历史上来自各大陆如此众多的领导人第一次相聚一堂,真正表达对儿童的保护、发展和生存的诚意。

尼日尔同其他国家一样表示相信,本届历史性首脑会议所发表的《宣言》能够迅速生效,并成为全世界为儿童采取共同行动的起点。

关于禁毒和禁止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的斗争,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高度优先的问题。这个现象威胁着各国、世界各个区域,甚至文明自身。我们对同贩毒集团进行

斗争的各国，例如哥伦比亚和其他国家表示声援。但是，必须在世界范围采取共同行动，以制止这一灾难。

艾滋病在全世界的日益蔓延是各国政府都关心的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免受艾滋病的伤害。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枪匹马与其斗争。现在需要的是广泛的国际行动。必须动员大量资源，特别是财政资源支持这个行动，以便带来最好的成功机会。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成为扫除艾滋病运动的主要驱动力量，非政府组织和各主管国家机构也应该在这场运动中成为驱动力量。

我现在谈谈发展。各国日趋一致认识到健康环境的充分价值以及环境普遍日益恶化对地球的巨大威胁。保护环境的斗争今天已经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主要工作。

尼日尔因地处萨赫勒的中心，因此非常关心环境恶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气候改变影响到季节降雨量，使每年的农业预测失去可靠性。沙漠化和土壤浸蚀从勤劳人民的手中夺走了他们最好的土地，而这些土地是生产的要素。所有这些因素都妨碍到我国人民的粮食自给自足。但是，超越我国的环境恶化也影响大气层、水和臭氧层，在某些地方臭氧层已经出现空洞，而且还有酸雨、有毒废料、工业垃圾等等。

所有这些向我们表明环境问题应该如何作为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付。从现在开始，国家发展计划和城镇规划应该以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为基础。我们必须强调我们极其重视1992年将于巴西举行的联合国会议，它将通过一项环境保护的世界行动计划，使我们这一代以及后代免于遭受生态灾难。

去年我在这里指出了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和制度进程，以及尼日尔总统阿里·赛义布(Ali Saibou)及其人民在实行了几年特殊的法律制度之后恢复共和法律秩序的雄心。

尼日尔目前已有共和制度，这是加入充分民主国家行列的集体努力和坚决意愿的结果，使得每个公民充分享受他的权利，并同时意识到自己的职责。

然而，尼日尔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未能避免与我们所有的努力相背的顽固的经济和财政危机。我早些时候已经提到了这个危机的一些方面。它需要我们的自制、勇气和平静。开放和负责任的精神指导我国政府和社会其他部门一道，作出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反应。

政治上，我国人民以明确和负责任的估价尼日尔社会的演变为基础，把自己看作是世界大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寻求方法和手段争取更大的民主，争取多种甚至矛盾的观点的表达，简而言之，争取大家渴望的政治多元化的到来。

为此目的，在今年六月举行的会议上，我国最高机构国家政策最高委员会决定修改《全国宪章》和宪法。但必须懂得这首先将是一系列内在进程的结果，这些进程在内部发展和社会及政治演变阶段对于我国人民已有特殊意义。它不是任何外来影响的结果，远远不是。

这种民主发展在结构改革的广阔和野心勃勃的计划中寻找一个自然的伴生物，其目的是有效的使尼日尔的经济再次走上内在的和自己的增长道路。

我们力图促进个人的积极性以及创造和竞争精神，从而巩固尼日尔的经济和商业结构。

这个目标当然需要代价，它需要大量的外来的资源，其实施仍然需要不受欢迎的社会代价，这会造成难以遏制的运动。

然而，正如我早些时候所说的，我们经济的体制调整具有不可避免的必要性。因此，我国政府必须以共同负责的精神与社会伙伴与外国伙伴一道，寻求能够维持社会和平与发展进程的办法。

让我向我们的双边和多边伙伴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特别是赞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表现的理解。我希望，我们在这里听到的发言以及布雷顿森林机构上星期举行的年会上宣布的有力措施，能够迅速以具体的形式出现，特别是在债务和官方发展援助领域。

这些问题不是尼日尔所特有的。我们重申，他们的解决将决定人类的和谐平衡与生存。他们是对国际社会的巨大挑战。我们必须共同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共同承担我们对现代和后代人类的责任。我们必须表示我们对《联合国宪章》中理想的承诺，继续为各国人民争取和平、团结和进步的理想。我们必须参加我们与历史的约会。

哈利发先生(巴林)(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衷心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的第四十五届会议主席,并向你的友好国家马耳他表示敬意。我们祝你在主持大会的进程中获得成功,我们还向你保证我们时刻准备与你合作,推动本组织努力实现共同目标。

我还想代表我国代表团,向约瑟夫·加巴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在上届会议以及两个届会之间举行的特别会议上担任主席时以娴熟的技巧主持了大会的进程,感谢他为维护联合国的利益所做的杰出努力。

我借此机会向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最大的赞赏,赞赏他做出不懈努力,增强本组织在加强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

我很高兴再次代表巴林向纳米比亚共和国代表团的主席和成员表示祝贺,祝贺他们的国家加入联合国。不管以什么标准,我们都把这看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它真正地表达了纳米比亚人民的意愿,纳米比亚人民经过长期的斗争和坚持获得了独立。这是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合法性的胜利。我们相信独立的纳米比亚将发挥作用,支持世界上的正义事业。

同样,我想代表我的国家巴林向列支敦士登公国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它加入本组织。我们深信这应当实现联合国的宗旨和目标。

在四十五届会议召开时,联合国正在目睹冷战时代到缓和时代的过渡阶段,它来自一个新颖和革新的思想,这种思想力图把意识形态分歧和利益冲突置于国际合作的新水平上,这种国际合作以开明对话和对世界问题的理解为基础。

这种缓和无疑说明国家间的关系回到了正确道路上，有一种政治哲学做为指导，其基础是坚持《宪章》的原则和宗旨，联合国的缔造者们曾一直希望这些原则和宗旨将构成通向世界和平的道路以及实现全人类安全的框架。

在他们积极走向新世界秩序时，8月2日伊拉克侵略了其兄弟国家科威特的领土，它考验国际缓和的精神，并强调表明了这一事实，即除非采取协调的国际努力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体系，否则这种新哲学就会瓦解。

我们同意秘书长报告中所说的话，即世界急需“一个协调的和平战略”，必须强调《宪章》中规定的和平概念的全面性质。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和平是各种事态发展迫使我们不得不作的事或是影响和压力所决定的，和平是在平等和正义的基础上形成各国人民之间关系的方式，其目的是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保证它们的稳定和安全，并使它们能够把精力集中用于满足建设和恢复的各项要求。和平也是通过对话和让步解决分歧和争端的框架，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都是集体生活的必须条件。这种和平是真正反映各国人民的愿望和希望的选择。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个以积极参与解决世界问题而著名的小国使人类良知深深地受到了伤害，并使国际安全墙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世界已认为，它已就制定能够理解和接受我们这一新世界上的缓和运动的区域和国际共同政策取得了能够为人们接受的协商一致，并且还就通过对话和使用和平手段解决严重的区域冲突的重要性取得了合理的一致意见，但正是在这个时候，伊拉克把世界和平置于喷发的火山口上。

当伊拉克部队入侵科威特这个和平宁静的国家时，全世界都感到震惊。科威特和伊拉克曾经是以最牢固和最深切的兄弟关系联系在一起，科威特曾和伊拉克一起都是阿拉伯联盟的成员，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也都是其他一些区域和国际组织的成员，但它的崇高姿态得到的回报是它的人民成为受害者，并被赶出家园。

伊拉克的入侵给科威特社会造成严重的创伤,并使科威特的公共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动乱。商业活动已完全停止,各种机构被破坏,财产被没收,所有的金融和经济活动完全瘫痪。成千上万的科威特人和居住在科威特的外国人惊恐地逃离该国。他们害怕受到伊拉克部队的偷窃、抢劫、破坏、攻击、杀害和毁灭,更不要提对民宅的突然搜查和对拒绝与占领部队进行合作的无辜的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枪击。这意味着企图破坏该国的基础,消灭该国人民的特性并把它永远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忽视被赶出科威特国的几千名外国国民的困境,以及不顾人类价值的道德原则,把其中的一些人作为人质扣押,以达到把他们作为人盾的目的这一事实。

这一危机使联合国站到了事态发展的前面。安全理事会迅速采取行动,到目前为止已通过八项决议,所有的决议都要求伊拉克部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科威特领土,并恢复该国的合法政府。世界各国的共同意愿反映在第665(1990)号决议中,该决议表达了国际社会坚持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的态度。

巴林对伊拉克侵略所采取的立场是明确无误的。伊拉克部队必须无条件地从科威特领土撤走;不承认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吞并以及由此产生的任何结果,坚持恢复入侵前科威特所存在的以科威特国埃米尔贾比尔·艾哈迈德·萨巴赫殿下所代表的合法政府;除了要求伊拉克当局不得采取行动对科威特境内的人口组成作任何改变——这种行动是违反国际法的,还要根据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条款尊重被伊拉克占领的科威特领土上平民的权利,保证他们的安全,并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确认所有受伤的科威特人和其他人由于对他们造成的破坏和损失而受到公平赔偿的法律权利;认为伊拉克关于关闭派驻科威特国的外交和领事使团的决定是无效的。我们要求伊拉克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并对国际社会的一致意见作出反应,以便使国际合法性得以维持。



伊拉克制造的严重危机使海湾区域安全体系受到了基本破坏,致使联合国的原则、所有国际准则和公约以及国际法和基本人权的各项规定都受到了公然破坏。

海湾合作委员会自其成立以来一直坚持不懈地协调其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其成员国人民本身的能力,并沿着奠定其成员国之间合作基础的道路不断前进,其目的是为了在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合作下,通过理解和对话发展关于实现海湾安全和稳定的积极态度以及对友好睦邻、领土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原则的尊重。但是,伊拉克入侵所构成的安全挑战使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新背景下的海湾安全问题,这种安全将符合缓和时代的要求,并能够保证区域和国际利益得到保护。在这一方面,我要特别提到在发生危机的时候通过必要的国际措施,尤其是《宪章》第七章规定的措施的必要性,《宪章》的第七章要求在和平受到威胁或破坏,安全理事会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受到侵略的时候,实施安全理事会成员一致商定的措施。对伊拉克入侵姐妹的科威特国的普遍谴责证明,在冷战结束后的时代,尤其在苏联和美国就解决区域危机的办法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实施集体安全体系是可能的。安全理事会通过了明智和恰当的第660(1990)号决议,在该决议中它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地把它的所有部队撤回到他们1990年8月1日所处的位置上。面对伊拉克当局不遵守该决议的态度,安理会果断地通过了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661(1990)号决议,最近又通过了加强对伊拉克封锁的第670(1990)号决议。

在过去40年里,国际社会已饱受冷战及其消极影响之苦,它不能允许在世界现在所经历的真正缓和的这一阶段违反国际合法性。伊拉克对科威特国的占领是对新国际秩序的首次严肃考验,因为它背离缓和的普遍气氛,而这种缓和气氛强调的是解决国际问题中的对话和理解以及利益的平衡,而不是力量的平衡。已经开始在这一新的国际秩序的范围重新安排其事务的国家并不愿意让一个区域强国背离这些规则。也许正因为如此,反对伊拉克的国际一致意见能够如此迅速地形成,安全理事会能够通过对付这一危机及其严重结果的如此重要的决议。

毫无疑问,1990年9月9日乔治·布什总统和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总统举行的赫尔辛基首脑会晤是在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奠定基础的道路上一个重要里程碑,这种新的秩序是以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国际法为基础的。我们完全支持赫尔辛基首脑会晤的联合声明,声明重申了几项基本原则,其中重要的是如果大国被允许吞并小的邻国,那么和平的秩序是不可能建立的。

现在停下来思考几个对我国代表团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问题也许是恰当的,因为这些问题与区域安全有关,并且对我们所在地区和我们所属阿拉伯民族的未来产生影响。

第一点就是我们坚决拒绝——对此我重申——用武力占领它国领土的逻辑或一国在威胁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入侵和吞并另一个国家。在所有危险和复杂的情况中处理这一问题的起点是,处理这一问题不应迟疑。我们也不应满足于提出缺乏内容并无成效的抗议。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将有意或无意地进一步破坏国际合法性。我们的明确目的应该是阻止危害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事态发展,并坚持按字面和精神实质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第二点是有关强调任何国家按照《宪章》第五十一条有关合法自卫的规定有权采取一切合法措施进行自卫和保护其公民安全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赞扬各兄弟友好国家——来自非洲、亚洲、澳洲、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共二十二个以上国家——应沙特阿拉伯国王的邀请与该国一道保卫它的领土,并坚决响应国际合法性的命令,以便阻止侵略和保护海湾地区的和平。

第三点是有关我们的信仰,我们认为中东必须成为一个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即无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达到这一目标是朝着保护该地区爱好和平国家的未来和消除他们所面临的核武器与化学武器威胁迈进了一步。这一要求是源于那些国家享有合法权利进行自卫和阻止任何践踏他们不可剥夺权利的企图。这也是与我们时代的价值观念和潮流相一致的。

有一些我们和世界都关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最要紧的是巴勒斯坦

人民的问题和以色列占领当局对起义采取的各种镇压和恐怖的措施。因此，有必要按照大会1988年12月15日第43/176号决议和1989年12月6日第44/42号决议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由有关各方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参加的中东和平国际会议，公正和全面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以便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自决和在自已的国土上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大会还应强调以色列占领军必须撤出包括南黎巴嫩和叙利亚戈兰高地在内的阿拉伯被占领土。

关于黎巴嫩，我们非常满意地看到这一危机的有关各方同意签署塔依夫协议，该协议是民族团结的根本基础。我们欢迎黎巴嫩议会1990年8月批准了这项重要的文件，并认为这是朝着分阶段执行该协议，恢复黎巴嫩的统一和维持它的独立与主权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全世界一致认为，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公然违反人类的原则和人类的尊严，是与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背道而驰的。1989年12月14日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以协调一致通过了《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宣言》制定出一些可以接受的原则，旨在消除南非的种族隔离。

关于塞浦路斯问题，我们希望塞浦路斯两族在秘书长的主持下所进行的对话能够取得进展，以便恢复塞浦路斯的统一。

由于两个朝鲜在政治一级的积极事态发展朝鲜问题仍然是今天国际社会所关注的。我们重申支持一切旨在使朝鲜半岛两方统一和通过完成国家统一实现朝鲜人民的希望所作的努力。

当今世界出现的政治变化，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缓和政策和大多数国家出现遵守《宪章》的条款和国际法原则的趋势，却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的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得到改善，这些国家继续遭受1970年代和1980年代遗留下来的严重经济危机。1980年代早期世界开始受到这债务危机的不利影响，也许债务危机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后期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导致了经济衰退和许多国家无法履行他们的财政义务。有迹象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日益恶化的经济条件所造成的不

利影响将不限于这些国家，而会扩展和影响到发达国家。

我们真诚希望能够加强国际合作，以便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这一负债问题。我们也希望大会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振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第十八届特别会议通过的经济宣言中所规定的义务能够不受政治分歧的影响而得到充分遵守和执行。我们还希望争取通过《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努力取得成功。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这个大会堂已目睹了就困扰世界的问题、危机和危险进行的无数次辩论和讨论。人们进行这些辩论和讨论是希望确保在解决这些问题并抑制其起因时得到联合国的支持。我们就这些问题的看法有时相同，但大多数时候不同。

我们现在满怀希望和乐观情绪的原因是大会本届会议的召开正值世界上就一些国际问题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联合国作为世界利益可靠的保护人和面对世界面临的危险的主要伙伴的作用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使本组织重新走上了正轨，因为《宪章》为它规定的的作用是作为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和通过为维护国际合法性以及尊重国际法条款和正义原则所需的重要决定的工具。做到这一切需要清醒的思想和灵活的行动。

我们盼望着有一天《宪章》的作者设想的活生生的和平大厦完工，以便它们朝着实现世界各民族的富裕和繁荣稳步向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今天晚上最后一位发言人的发言。

现在我请那些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想提醒会员国，按照大会第34/401号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发言时间限十分钟，第二次发言限五分钟，代表团应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

罗歇罗·德拉撒布利埃先生(以法语发言): 新西兰代表在今天的发言中对法国在其领土波利尼西亚进行的地下核试验表示质疑。我国代表团再一次回顾法国地下核试验--我重复指出是“地下”--丝毫不损害该地区各国的利益和居住在那里的人的健康或环境, 正如几个国际核查团所能看到的一样。大家都得到这些核查团的调查报告。

我想补充指出, 当第44/119F号决议获得通过时, 法国代表团已提醒大会注意我国不能够签署《拉罗汤加条约议定书》的原因, 我们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威尔伯格女士(新西兰)(以英语发言): 我们认为, 法国代表的发言没有谈到新西兰裁军和军备控制部长今天上午在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提出的问题。

新西兰和南太平洋论坛其他国家几十年来一贯在这里和其他论坛表示反对核试验。我们不能接受一个致力于无核原则的地区被用作发展核武器技术的试验场地。当然, 法国曾告知我们试验是安全的, 如果核试验方案象法国声称的那样安全, 为什么试验要在我们这一地区, 而不是在宗主国法国进行呢?

我们承认法国作了努力表明它的试验方案是按很高的安全标准进行的。但我们需要比这更多的东西来说服我们。我们仍然认为, 无论在保持南太平洋地区无核武器方面还是在方案对太平洋环境的潜在威胁方面, 该方案都是不可接受的。

为此原因, 我们继续呼吁法国停止在我们地区的试验方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 巴勒斯坦观察员请求获准就一般性辩论的一个发言人发言行使答辩。根据 1974年11月22日 第3237(29)号 决议和 1988年12月15日 第43/177号决议, 并适当考虑到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主席所作的裁定和此后各届会议相似的情况下已有的先例, 我想请巴勒斯坦观察员作行使答辩权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以英语发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以色列外交部长认为“一个奇异的景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大批人恢复了他们的民族特性,在他们的家园与他们兄弟团聚”。

我们都知道他所指的是他所谓的

“苏联为它的犹太人打开了大门”

而它所称大批人转移是指

“我们的人民大量移向他们的民族家园……”

我说这富有讽刺意味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坚持紧锁巴勒斯坦被占家园和财产的大门,不仅阻扰巴勒斯坦人在他们的家园与他们的兄弟团聚,而且阻扰他们回到家园,回到他们的财产,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去重新播种,回到他们自己亲手种植的树木下。

这不仅侵犯了巴勒斯坦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侵犯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所载的原则。

以色列不符合吸收它作为本组织会员国的基本条件,我指的是它遵守——更确切的应该说它不遵守——第194(3)号决议的问题。以色列坚持其将巴勒斯坦人拐骗过河转移到沙漠荒野的政策和作法。

是否真有必要回顾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的呼吁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我指的是去年经151个会员国赞成通过的第44/42号决议。以色列和其他两个会员国投了反对票。

大会已经同意了规定取得和平指导原则的和平计划。它通过一项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办法确定了中东和平的参加者和希望所在。大会毫不含糊地表明它支持1988年12月由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在大会宣布成立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所通过的巴勒斯坦和平倡议。

大会规定了中东和平进程,但正是以色列不断重复它1989年5月的可笑计划,这一计划实际上否定了或不如说拒绝了大会所呼吁的和平。

人们只需回忆以下事实就够了,当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详细阐述以色列计划时,又是以色列拒绝了贝克计划。

所有巴勒斯坦人、无论是在以色列的压榨和军事统治之下还是分散在各地的,都一致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他们唯一合法的代表。如果有谁真有疑虑,我想请安全理事会要求在被占领土在安理会主持下举行一次公民投票,这种公民投票自然不能在以色列占领阴影下或其武力及刺刀的威胁下举行。

我们愿意回忆一下布什总统今天早晨所说的话,并希望他的建议能够实现。他建议,联合国指派一位协助选举的特别协调员。我们为什么不马上开始,让联合国,具体地说让安全理事会,来管理和监督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选举。这是一个挑战,向爱好和平人民的挑战,由参加起义的英勇儿童提出的挑战。是联合国将取得成功并确保和平进程,还是将让以色列继续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暴力,从而破坏和平进程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长久危险?

最后,让我再重复一下今天早所说的话:

“真主将给其臣民以力量。真主将以和平赐福于其臣民”。

是的,我们在座各位都是真主的臣民,因为真主是一视同仁的。它永不歧视。

下午7点55分散会